

Vol.04

臺北村落之聲

2013 VILLAGE TAIPEI

27M

郊山友台

27W

城市影像實驗室

13

南港瓶蓋工廠

44

大稻埕故事工坊

127

設計公店

21

中山創意基地

從看不見到看得見
Makes communication visible

URS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155

創作分享圈

27

華山大草原

89-6

都市跨城交流中心

大村落整合計畫

城市的演化中充滿了各種不同的火花，在注入不同的元素與源源不絕的活水之後，城市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將會開始「融合」，在試驗的過程中，建立更多的機制平台，讓創新新能量在城市間分流整合。

台北村落之聲
Village Taipei

Vol.04

Contents

開場

從融合到出現的過程	03
大村落整合計畫	03

村落地圖

URS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介紹	04
關於村落之聲	06

A 動態的城市

大同心・萬華心・願景	08
大稻埕R不動產	09
URS Partner「台北・與我有關」	10
空間資源分享平台 Space Share, Taipei	13
水陸畔文化生活聯盟的啟示	14
料理城市，在地緣生活	15
林蔭大道計畫	16

B 永續的生活

出租住宅的民間開發模式—大阪NICE株式會社	18
關於土地上，公共資產活化的創意想像—	
華光社區的多元思考	19
與台北現實的二個對話	20
「城市實驗兩個行動」之一大量交織之都市耕讀小屋	21
青春不老，農村傳奇不滅 Forever Countryside	22
雲林縣鄉村住宅工作營 Design with Nature	23
Heterogeneous Taipei	24
The Sorrow of Suburbia	26
2013年德國IBA展覽	28

C 創意經濟的能量

Old House In Practice —	
It Is Not Just About Nostalgia	30
Is Taipei Ready for the Creative Class +	
Creative Economy ?	32
Fab Lab Taipei	34

D 創新的脈絡

荷蘭紅燈區再生	36
臺北鐵道傳奇—鐵路軌道探索台北的記憶	37

國王十字的都更之路	38
代謝派未來都市展	40
代謝派系列演講	41
對於URS13南港瓶蓋工廠即將拆除更新的想法	42
鹿兒島與臺北 URS 策略之比較	43
城市新力國際論壇	44

E 關於城市的不斷想像

恢復力思考—城市生活的永續想像	46
The City And The River	48
鷹架中城市的興起與再生	50

F 不斷升起的活力

「聽說，草山」	52
霞海城隍廟前開展—萬人妙會過好生活	53
好味食堂	54
招牌時代—文字美術絹印工作坊 2	56
Pantone 插畫展	57
許元萍個展	57
形・態—計算與發生數位設計展	58
2013 台北人情Way	58
大稻埕故事工坊歷史展	59
街坊市集	59
台北心意像—創藝悠遊你我心中的城市地圖	60
魅色台灣成果展	60
艋舺大道沿線空間色彩改造計畫	61
雙連蓬萊町，在地緣生活	
The Story of Life-Hello Green Life!	62
玩聚場 Play Together	63
混種現場	64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分享會	65
發現老台北懶人包—私塾導覽活動	66
老台北之大稻埕	68
沒有賞味期限的西門町	69
追尋城市發展蹤跡	70
秋天午後的蓬萊町火花漫步	71
都市再生的20個故事	72

從融合到出現的過程

以荒置空間供需媒合為出發點， 尋找舊街區再生 及空間使用創新的可能。

這次的主題："In-merging" 在語意上是合併，也是融合，在城市演化的過程中，將會有矛盾與衝突發生，但我們更期望在注入不同的元素與源源不絕的活水之後，城市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將會開始 "emerge"，也希望在試驗的過程中，建立更多的機制平台，讓創意新能量在城市間分流。

從融合到出現的過程

資訊必須被透明化，並被完整重現，重要的方式如下：

- 在舊有的文化裡尋找創新的價值
- 累積歷史脈絡的厚度
- 範圍的延伸與開放的交流
- 建立合作機制
- 勇於改變現狀

因此102年度所要做的是：

- 整合社會及媒體資源
- 結合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資源
- 擴大交流平台機制，並融合跨族群社群交流生活圈

考舊台北，發現新意

台北擁有著多重面貌，由過去的殖民時期，從農業轉換成工業城市，再度因為成為政治中心而去工業化，過去各階段歷史發展而導引出城市不同的面向。擁有過去歷史的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成為具有新的文化內涵，孕育創意、承接文化的市民展示館，也是藝術文化發表作品和討論城市議題的地方。

年度關注三大主題：

- 產業文化的演進與青年微型經濟
- 城市的再生
- 合宜的居住城市

在轉變中的灰色地帶，台北村落之聲作為一資訊平台，將會以考舊台北，發現新意，並在不斷的試驗中，來累積轉變的能量。

大村落整合計畫

從看不見到看得見 Makes communication visible

自2012台北造音運動鏗鏘有聲的展開以來，一連串的活動串起了多重面貌的台北城市中各種不同的發聲地。這多元的聲音在城市中造成擾動，漸漸擴散開來，讓台北的獨特性慢慢顯露出來。在這不斷製造自己聲音的過程中，其實還需要一個好的擴音器與表演場地來體現；而這在城市生長的真實面來看，其實是一個完整的機制與能真正傳遞訊息的平台。

"Makes communication visible"「讓溝通看得見」是目前許多產業正在做的事情，而從一個現代台北城市的生長的完整性來

看，應並非僅只於硬體的建立與土地的擴張，開發中城市所經驗的過程，其最重要的元素，還是要建立一個良好的溝通平台與健全的運作機制，讓生活在其中的市民或外來者，甚至是政策決策者，能夠有一個透明的大村落概念與平台，讓台北村落從看不見到看得見的生活的浮現，才能重新凝聚對城市的向心力。

而本次大村落概念的表達，並非單純傳遞訊息而是著重在溝通的機制；並透過村落之聲的生產平台傳達公益性質，透過平台的傳播特性，在一般居民日常生活之間傳遞更好生活存在的可能性；同時藉由強烈的參與情感，如市民參與活動與討論，分享參與城市議題的動機與行動，啟動人們對城市特殊議題的認同感與聚集性，而再度關注台北正在發生中的大小事。

URS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介紹



2010.5

URS127 設計公店

大同區迪化街127號

原為傳統零售與住家混合使用之歷史性建築物，民間修復後捐贈給臺北市政府，是臺北市第一處 URS 基地。2010 - 2013 年間，由淡江大學建築系經營，透過設計、建築、藝術等多元展演活動，引動跨域結合。自2013年10月起，由蔚龍藝術有限公司接手更名為「玩藝工場」，延續過去設計公店的耕耘，透過藝術與在地產業結合，帶領民眾體驗在地生活美學。

2010.6

URS27 華山大草原

林森北路以東至華山公園西側
市民大道二段以南、
北平東路以北所圍區域

原為台鐵華山貨運站，1989 年鐵路地下化後荒置，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於2010年執行「台北好好看計畫系列二 空地綠美化」計畫時發現此處，即與國有財產署爭取短期經營管理權，運用減法的設計概念進行規劃，期待開闢一處屬於市民生活、藝文展演與都市綠地共同交織的開放場域。

2011.5

URS44 大稻埕故事工坊

大同區迪化街44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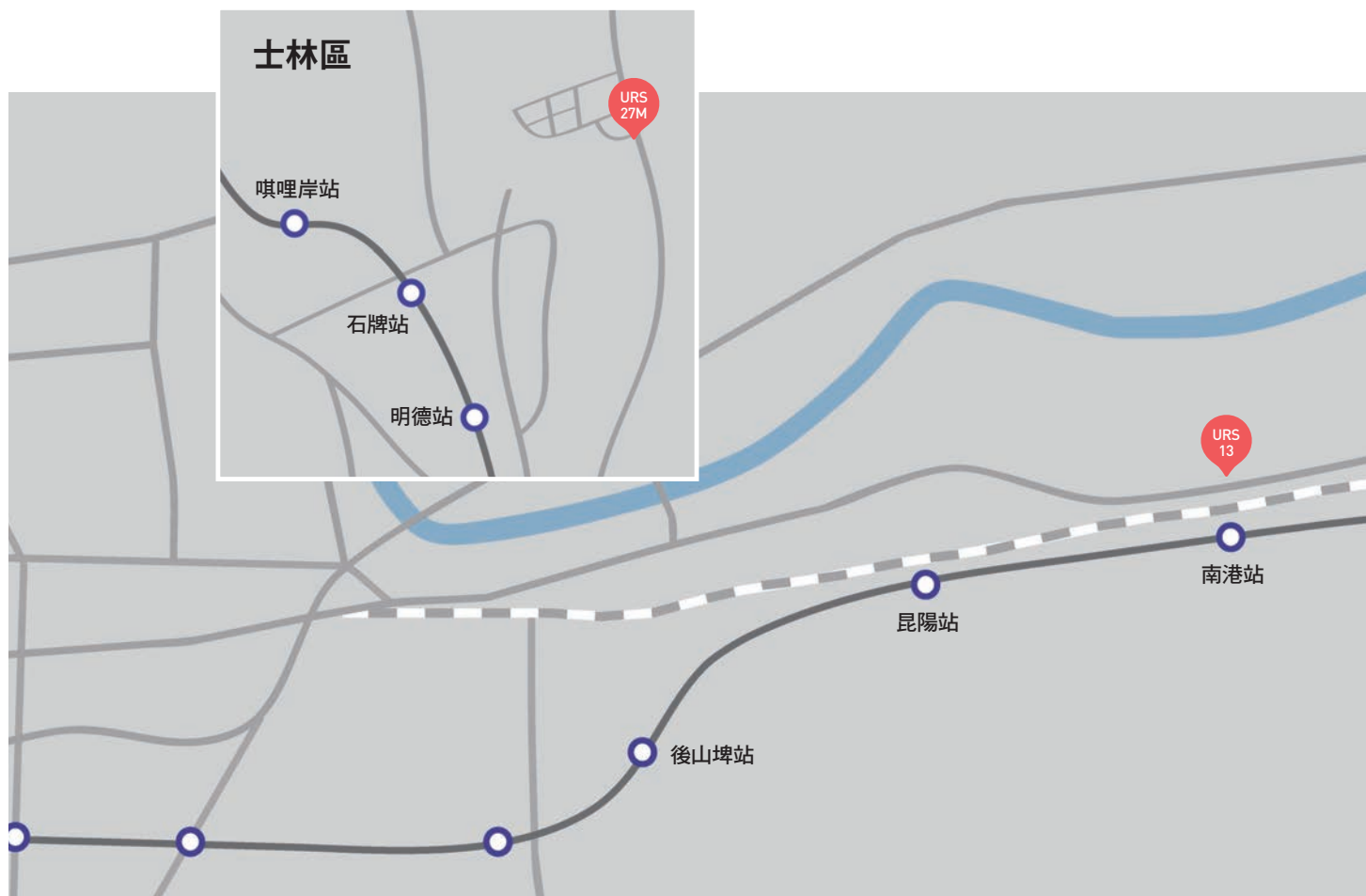
原為傳統零售與住家混合使用之三層樓店屋，修復後所有權人捐贈給臺北市政府。現由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經營，以大稻埕歷史街區的傳統資源及產業故事與歷史為主軸，與街區內外、國際間互動，透過各種活動與展覽，努力發掘更多在地故事。

2011.9

URS21 中山創意基地

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21號

原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的中山配銷處，長年廢棄後成為地區治安死角，經由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與國有財產署合作，透過一連串的藝術介入、社區參與、專業論壇，將基地定位為創意與培育中心，並將相鄰之廢棄空地綠化以串聯社區公園，增加都市休憩綠地。目前由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經營。



2011.10 - 2013.6

URS137 南港瓶蓋工廠

南港區南港路二段13號

原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瓶蓋工廠，因整體生產線遷廠後停廠閒置。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於2010年執行「台北好好看計畫系列二—空地綠美化」計畫，與國有財產署簽約進行短期活化利用，以都市再生行動與在地居民互動，並針對各種都市議題進行討論，後續始作為影視協拍、數位藝術排演、音樂演出、藝文展覽場所。基地階段任務完成已於2013年6月退場。

2012.6

URS155 創作分享圈

大同區迪化街155號

原為迪化街百年雜糧行與中藥材貿易商店，為一棟二進三層樓建築，經民間修復後捐贈給臺北市府。現為希嘉文化有限公司經營，以「烹煮」為核心概念，運用傳統藥草、食材共同創作，同時讓文創工作者透過共享空間激盪創意，營造出創作者與街坊「創作與生活」的地方。

2012.9

URS27W 城市影像實驗室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27號

位於日治時期太平町主要核心，緊鄰臺灣新文化運動的據點，即抗日先烈蔣渭水先生所主持的「大安醫院」、「文化書局」與《台灣民報》總批發處。該棟建築為擁有紅磚立面的二層式建物，原為日據時期大稻埕知名的發記茶行所在。目前由義美聯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作為「城市影像實驗室」，期待透過台北城市影像的蒐集，與創意的影像實驗，讓台北的都市再生活動及URS的精神以各種不同面貌重新被認識，發掘更多可能性。

2013.11

URS27M 郊山友台

士林區凱旋路27號、25巷3號及4號

原為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配住眷屬宿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與自來水事業處簽約進行短期活化利用，以學術、生態資源及歷史脈絡為基礎，結合各類文化底蘊之項目辦理長期工作營基地，並串聯臺北市花卉試驗中心等在地資源，作為辦理郊山學討論及相關社區團體互动交流之空間。目前由社團法人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經營，期透過行動方案之操作，延伸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廣之多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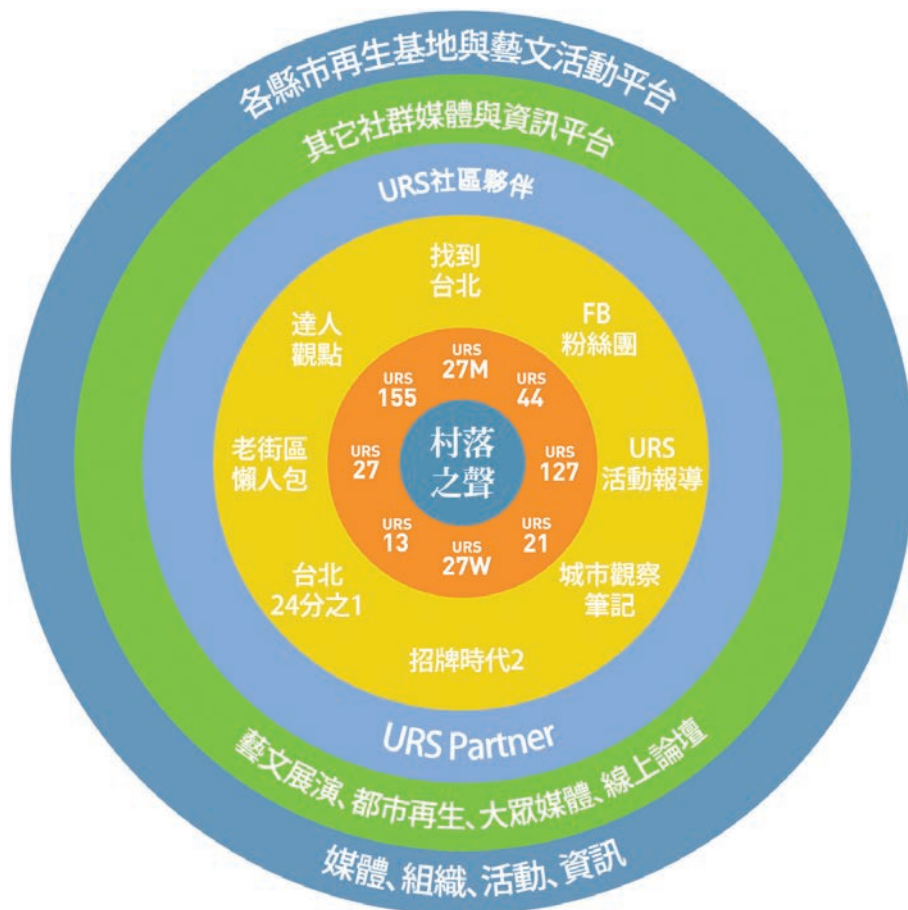
關於村落之聲

改造台北，新舊並蓄

近年來，台北在地不斷製造自己的聲音基地，一個個讓城市講故事的地方，讓市民展現生活文化的場所，讓藝文活動蔓延發生的地區，此起彼落的發生。在這過程中，台北同時不斷被重新定義，城市也逐漸變得曖昧，老街區開始擾動，新活力試圖在原有的框架中擺脫枷鎖，兩種衝突該如何融合？是轉變還是改造？是消失還是保存？

在爭辯的過程中，我們希望同時在網路上運用議題的討論與文章發表配合達人觀點的採訪編輯與推廣活動的舉辦，融合個人的生命歷程與記憶經驗，重新解讀自己與城市的關係，認識城市與自己關聯，透過自發性的活動與概念，喚起認識從舊到新的城市脈絡，從最平常的日常生活，即庶民生活開始談起，再次讓台北開始走出屬於自己的樣貌與溝通機制。

村落之聲平台 <http://www.urstaipei.net>





動態的城市 Dynamic City

城市策略做為一個都市再生發展方向，是需要全體市民透過發聲平台，改變思維的一種集體腦力激盪。這個都市再生策略，就是在各地尋求建置探尋發展可能、謀求共識凝聚的場域，它可以是工作站、是鄰里空間、是資訊交匯點、也可以是社群交流空間、是展示集合場所、是實驗行動，讓整個城市的氛圍充滿創意。

大同心・萬華心・願景

讓每個市民的創意點子 變成老城再生的動能！

大同、萬華地區是台北最早發展的地區，昔日商旅絡繹、文風鼎盛，然而經過90年代台北市都心東移及全球化的浪潮，大同萬華區逐漸成為老舊城區的代名詞，種種跡象也顯示老西區正面臨衰敗的危機：高齡化速度為全市之最、青年中空、少子化使中小學校招生不足，校舍面臨再利用的挑戰，老舊建物眾多、環境品質低落，地方的產業、手工坊也面臨傳承與轉型的危機，台北西區已不復見歷史的驕傲與光彩。於是，都市再生便成為大同萬華區再發展的基調。

面對都市發展與更新的巨輪，為避免均質化的更新模式，同時兼顧老城區的獨特風貌、在地特色與人文情懷，需要透過長期的溝通工作，和地方凝聚共識。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於2012年推出大同、萬華心願景工作坊，透過搜集地方的意見，分享給不同的社群，鼓勵對話和交流，希望藉由市民的力量改善城市的環境，藉由下而上的民主精神，媒合專業者技術和工具，勾勒台北西區的未來樣貌。

本計劃希望在下個10年或下個世代，無人使用的蚊子館和空蕩蕩的公園不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充滿文化底蘊、發展機會和年輕活力的西區風貌。大同萬華心願景已搜集超過500個關於西區再生的點子和計畫，在地方舉辦了10多次的工作坊與討論會，未來更會以議題沙龍和創意行動的形式繼續推動。

心願景計畫的階段性成功，讓「市民創意模式」的規劃方法走出一條不同於過去「由上而下」規劃的新路，計畫的嘗試慢慢受到了地方的關注和認同，一個引導都市發展的分享合作方式正逐



心願景工作團隊在大同社區大學舉辦議題工作坊，重要的地方生活路徑在居民的指認下——浮現。



累積居民在剝皮寮駐點工作室張貼的心願景意見，能夠成為下一個都市再生的規劃案。

漸成形。大同萬華心願景是決定城市未來的市民實驗室，它的運作仰賴對全體市民的開放態度，讓形塑未來的聲音能夠在此充分的溝通和討論，同時，我們保證這些意見能被看見和聽見。歡迎一起加入大同萬華心願景，分享屬於你的未來城市！

大同・心願景

愛大同，我有故事要分享！

在台北社區營造中心1F的「大同心・生活小方廳」裡佈滿了大家想要訴說屬於大同區美好的故事與建議。現在，我們將平台拓展到網路上，要將小方廳裡的想法分享給更多關心大同的人知道，讓沒辦法常常到現場卻熱愛著大同區的各位，能在這裡隨時更新資訊、共同討論想法。

<https://www.facebook.com/DatongShareVision>

萬華・心願景

讓你的聲音，化為萬華前進的動力。

代表台北源頭的艋舺、象徵青春潮流的西門町，還有回憶你我年少奔跑、恣意的青年公園等。萬華收藏著台北都會發展的最初，也正蓄勢待發要走向嶄新的未來。

這裡是一個平台，誠摯地邀請大家一起來訴說關於艋舺的故事和討論對於萬華的建議。隨時可以到康定路167-171號-萬華心願景工作室（剝皮寮西側街屋-永興亭）留下寶貴的建議，定期的更新，讓資訊能在網路與實體空間上相互交流。

<https://www.facebook.com/WanhuaShareVision>

大稻埕R不動產

專訪／游智維

以荒置空間供需媒合為出發點 尋找舊街區再生 及空間使用創新的可能

在面對傳統產業逐漸沒落、年輕人才角色定位不明以及台灣未來競爭力走向等等困境，「大稻埕R不動產」從產業的觀點發想，藉由空間的釋放與重新定義，媒合場域周邊資源，以達成物盡其用、地盡其利、人盡其才、貨暢其流的目的：以荒置空間供需媒合為出發點，尋找舊街區再生及空間使用創新的可能。

「大稻埕不動產」不是不動產，而是一個概念；它企圖探討現代城市裡比較邊緣的舊聚落，如何找到創新的方法面對街區的再生。它包括討論文化保存以及更多生存的價值。

所有的創新來自傳統價值，城市的美好生活來自更多住民的安居樂業。一種供需之間的空間生存方式，期待延續舊城區的生活脈絡與地方價值，成為安居樂業的新生活圈。

下列為演講中分享的舊城區再生活化的案例：

台南謝宅

思索如何讓台南傳統工藝工匠在面對新時代與新需求時能夠持續存在。謝宅的模式讓更多人看見老房子與傳統工藝的美好，並媒合新舊時代的產業連結，永續地並存。



大阪長屋計畫

江戶時期因應人口急遽增加而興建的數十間相連長屋。在文化保存人士的努力下，成立了「空堀俱樂部」推動「長屋再生」計畫。運用原有受限的狹長格局，將其切割改造成可以接受小格局空間的各式店舖，如事務所、茶店、書店、雜貨鋪、展場等。

瀨戶內國際藝術季

北川富朗策展人藉由推動藝術季讓許多閒置的老房子重新長出新價值。

文化資產信託

以信託法來保障老房子永遠被保存，並由經營單位為每一棟老房子尋找獲利模式，成為老屋修復的資金來源，自給永續地存在。

蚯蚓計畫

以帶團小旅行挖掘小城鎮的故事，讓老房子成為帶動觀光的方式，讓民宿成為年輕人回到城鎮的基本收益來源，進而協助在地產業的活絡。

游智維最後也以一段話為「東京VS大稻埕R不動產的可能性」的演講總結：「文化，應該不是完全的守舊。而是留下每個不同時代生活中，令人感動深刻的那一部分。細節，更著重在人與永續，沒有答案，只有不斷的反覆檢討，用謙卑的心情在過程中學習，那才是追求的方向。」

擷取自游智維老師於 URS155 的「東京 VS 大稻埕 R 不動產的可能性」演講片段

URS Partner 「台北。與我有關」

一個找尋城市生活空間
發展可能性的平台
也是一種伙伴關係的概念

URS Partner是URS的社區伙伴

『URS Partner | URS社區伙伴』是一個找尋城市生活空間發展可能性的平台，也是一種伙伴關係的概念。在這裡，我們找尋並集結每一個關心城市生活及空間發展的伙伴與創意，透過行動、分享、連結，從自己開始，再揪更多人一起，一點一點地，為自己的城市做出改變。



【生態綠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公平貿易小旅行

ÖKOGREEN生態綠是台灣第一家、也是華文世界第一家正式經由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取得標籤授權與認證的公平貿易特許商，也是一家關切社會公義及環境保育的社會企業。



生態綠串連了其他一同在推動公平貿易的夥伴金山玖號、繭裹子、地球樹，策畫了一條台北史無前例的公平貿易小旅行。小旅行中，除了有導覽員全程陪伴與解說外，也將討論用心經營公平貿易的店家們在城市發展及在地經營上，可以有怎樣更積極的作為。

【天湛樂音樂藝術有限公司】台北城的古典音樂行動美學

愛音樂的老闆從小是樂星合唱團團員。抱著著「讓古典樂走出兩廳院，讓在街道上來往的人都可以聽到飄出老房子的好音樂」這樣的理念，讓古典音樂與建築交互輝映，賦予這個迪化街一種從未經歷的新生命與從未想像過的面貌。

【不完美。原創工作室】六米巷道之詩

不完美。原創工作室是一個從事社會設計的工作團隊。核心理念是以人為本，透過不同媒介以參與方式向生活學習。

今年的概念以集體創作的方式，以台北獨一無二的城市地景「6米巷道」為基地，以Make Street Relevant為題目，想像街道的無限可能。

【元型創現有限公司】萬華新視角計畫—艋舺婆婆之眼

本次以一種新型的駐地觀察為概念，藉由遊民的眼睛與生活經驗的訪談，整理遊民的城市行走經驗，經由遊民的雙眼以另一種不同的視角重新描繪萬華艋舺的空間體驗與城市生活。



【SOLO SINGER INN】打開北投—巷弄出走

本年以打開北投為主題，與在地創意人才及在地青年團體《青疏社》合作，透過策展式地圖的方式串連在地隱匿卻足具地方性格的魅力點，同時配合3場巷弄出走的北投小旅行及國際人文沙龍，呈現北投精彩常民生活及人文面貌。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全球化城市研究中心】

鰻鯽好所在

臺大城鄉所全球化城市研究中心成立於2008年，成立目的在進行區域城市動力的理解。

三個行動計畫的目標：分別是以都市再生、幸福居住、文化傳承的角度來尋找友善公共、在地福祉、古都活力的鰻鯽，希望建立常民生活、人文的、宜居的初級鰻鯽學，作為鰻鯽好所在的初探。以鰻鯽生活故事收集作為提案發想，透過故事分享、友善互助記錄、勾勒鰻鯽生活地景等方式，建構鰻鯽常民生活樣貌與在地認同。



【交點】U.R.Star 台北之星

交點是一個由一群熱血青年組成的團隊，擅長利用網絡，將人們從網路上導引到實體聚會(online to offline)，在實體的聚會裡，透過講者的分享與一起的時光，讓人們交流、讓點子流通、讓合作發生。

本次交點以城市生活、城市旅人、城市空間、城市好夥伴與城市新夥伴等5大主題，邀請了10個團隊來分享對城市的創意想法與超級行動。



【伸懶腰團隊】台北童年×聲音記憶

伸懶腰團隊的提案人吳修銘現在是自由工作者，從事聲音藝術創作與配樂創作。這次提案選擇以聲音來提出一種對城市空間的詮釋方式。透過聲音的紀錄、編譯與播送，重現存在於記憶裡熟悉的空間場景，也藉此召喚台北市民對於童年的美好記憶。

【拾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亭仔腳的時光市集

拾樂文化由大稻埕在地人邱翊成立，長期致力於大稻埕的文化推廣與外文導覽。藉由導覽與住宿體驗，拾樂文化期許自己可以成為大稻埕與世界串聯的媒介。

拾樂文化本次提案以懷舊市集、時光地圖等方式，帶大家再探迪化街，從自身做起，向台北居民、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分享自身對於家鄉的感動。



這是屬於台北童年集體記憶的場所 "柑仔店"

空間資源分享平台 Space Share, Taipei

What's Space Share, Taipei

【空間資源分享平台Space Share, Taipei】是一組活化多元空間的社會設計策略，我們運用公共的平台，將社會各界的資源與空間資源整合交流，發酵出許多有趣、另類可能的城市空間。平台持續發揮公私協力的精神，與民間各界合作：信義房屋、崔媽媽基金會、雋永R不動產、學聯不動產資訊顧問有限公司、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臺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空間分享」試圖創造產權之外，對於城市空間公共活用的新價值觀，透過一個公開的平台，讓空間之需求者與提供者之間建立信賴關係，於過程中協助創生「分享式」的空間。



平台人員協助進駐者，討論空間活用提案，共同發展「分享式空間」的營運企劃。



空間分享的特質

分享的理念，其實可以轉化為三種新型態的空間活用思維：(1) affordable：可負擔的空間，源自於進駐者與物件提供者相互信賴關係。(2) co-working：空間進駐者之間共同協力情景，也與在地的社區交流互動。(3) sharing space：時段型的分享，部分空間的分享，餘裕空間的釋出。

如何參與平台

Space Share邀請各式各樣的【空間需求者】，提出自己的理念與夢想，正在尋找什麼樣的空間需求。同時，也邀請空間提供者分享【空間物件】，分享空間本身的故事與魅力。在空間分享的過程中，我們也會主動邀請相關的【專業協助者】可以給予協助，例如空間的裝修建議、空間營運的企劃意見。也歡迎市民擔任【分享情報員】，提供城市的分享案例與空間分享的更多點子，共同推動一座「空間分享」的城市。

網站：<http://spaceshare-taipei.net>



【空間資源分享平台Space Share, Taipei】網站啟用記者會，邀請社會各單位參與，平台將持續與會單位合作，共同營造一座「空間分享」的城市。

水陸畔文化生活聯盟的啓示

圖文／連振佑

人,不能離群索居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

2013年8月3日"水陸畔文化生活聯盟"舉辦成立大會。這個聯盟是由一個生活圈區域內各種不同的組織所組成,過去各自都有所關注的主題、角色,去年起陸續透過聚會,彼此把各種不同的議題相互討論、產生合作意識,希望能針對地區發展形成更多的創意構想、集結更大的行動能量,以聯盟作為一個平台。

成立大會現場以稻田意象作為會場布置之焦點。此一意象不僅具有此地歷史地景再現的意義,背後農村「交工」的文化意涵亦值得一提。農人們總是在農忙的時節互相幫忙、交換勞動力,然後共同坐在大樹下泡茶、聊天,「共」、「共善」的內涵交織成農村網絡與社群,成就了生活整體與文化地景。

發起成員除了在地的里長、社區大學、社區發展協會,另外還包括由都市更新處委託推動「社區綠生活—Open Green」專案、以及由文化局委託成立的雲和小客廳兩個執行單位。這兩個單位使得政府與民間協力、民間團體之間相互協力有了具體實踐,打破局處單位委託業務範圍鴻溝,以實際生活圈區域發展、議題為核心,不分你我共同參與"水陸畔文化生活聯盟"。

近年來,都市更新處以「都市再生」為議程,在固有的都市更新重建、整建與維護的項目之外,結合社區營造概念,以地區性都市再生、社區綠生活為內涵,企圖誘發更多都市質變的可能。「建築、空間,是生活的容器」,除了關注建築的生成與維護,結合對生活的關注、修補與激發,有機會使得這個城市更能成功地「再生」。

人,不能離群索居。人類是群居的動物。"水陸畔文化生活聯盟"是一個一個社群的集合,將原來只有單一旨趣的社團揪聚在一起,每一個社團持續發揮堅定的關注與力量,進一步在彼此認識、理解並尊重差異的認知中相互合作、一起工作。為著把水陸畔——這個生活的容器區域、你我共同生活的場域空間一變的更好、更宜人,重新找回人與人「共」生活的都市而努力。



1



2

- 1 成立大會以稻田為意象, 搭配 Tina 月琴吟唱聯盟六大宣言
- 2 聯盟將做為社群協力營造社區的公共平台

料理城市, 在地綠生活

Hello! Green Life

用貼近生活的話題輕鬆開啟對談，了解城市中各個族群對空間的需求，思考都市中多元開放空間的重要性與價值，當社區社群與空間結合，蹦出各種新火花！讓大家一同來為我們的家園思考各種公共空間的新用法、了解各種“綠生活”。

1 空間分享—營造在地綠生活我們邀請【空間需求者】與【空間提供者】，進行「空間分享 (Space Share)」，期望各式各樣的文化創意行動者，以及社會服務志業的NGO，能在城市裡找到適當的空間，活用民間空餘屋資源，實現城市裡的公共服務與文化創意志業。

2 好吃綠屋頂—在寸土寸金的都市裡，除了法定綠地公園以外，屋頂如何成為串連起都市生態環境、鄰里交流的新場域？透過簡單的方法，將屋頂空間改造成小小植物園，不論欣賞或烹飪取材，綠屋頂可以是每日生活的交流基地。



3 咖啡渣變堆肥—煮過的咖啡渣，通常都是當垃圾丟掉，但在達人眼中，咖啡渣卻是種出肥美蔬菜、茂盛香草的最佳肥料。用簡單的材料DIY，製作堆肥桶，將咖啡渣與廚餘以1:1的比例混合，製作無臭且養分豐富的堆肥，除了環保自然，也可以美化住家與社區環境，一舉數得。

4 龍泉秘境—水與綠巷營造我們以水圳文史與綠蔭起頭，與您一起聊聊一條巷弄多種營造的可能性，共同創造屬於你我的龍泉秘境。



屋頂綠色小菜園，成為鄰居們交流的好地方

林蔭大道計畫

台北的街道綠樹如蔭且充滿著多樣性；動的、靜的、有文化的、自然的、擁擠的、開放的、叫賣的、浪漫的…。各種不同的街道各有自己的個性、也有自己的故事。在這多樣城市生活，每段不同的街道，不同的林蔭大道，又有著什麼期待的故事即將發生呢？

羅斯福路林蔭大道工作坊

悠遊在蟾蜍山、仙跡岩與景美溪畔之間，想像一條充滿綠意的羅斯福路林蔭大道逐漸成形，有舒適的人行環境、驚奇的轉角空間，走在這裡，心會不自覺的微笑起來，本計劃之工作坊邀請市民一起參與，共同構思羅斯福路林蔭大道的未來願景！



- 1 新生南路的外側車道，成了一日綠地、一日野餐、遊戲區
- 2 散步在綠蔭下，對比一旁的車水馬龍，生南路今天是慢活的；是屬於行人的。



新生南路一日人行道

當人行道變寬了，你希望可以做些什麼呢？

9/15 這天，將新生南路三段封閉雙向外側車道，成為新生南路一日人行道，現場展出林蔭大道的規劃構想及模型、林蔭開拍微電影得獎作品、向地球微笑的台北市清潔隊-設計推廣等展覽等各行政區相關文史刊物、人文地圖及學員作品等內容。

活動還有二手書傳愛、溫羅汀書香交流區、街頭肥皂箱一大膽秀自己、自然野趣DIY、街頭圖書館、草地野餐體驗、以及音樂分享會等各式活動，希望讓市民體驗人行道變寬後，多元街道生活的可能性！



B

永續的生活 Sustainable Living

讓人民的城市擁有居住的正義，在城市的生態中，重新找到原本就有的自然生態並能永續的生活；一個讓人好好在城市生活的理由，除了樂活與創意之外，其實還要加深人民與城市之間的永續關係。如果城市開始考慮本身與市民的關係，而市民也開始實際思考與其所在城市的情感連繫，將最強大的動機「心」投入城市建設中，就能共同鋪設出合宜且具幸福感的城市。

出租住宅的民間開發模式——大阪NICE株式會社

圖文／劉欣蓉

面對社會弱勢愈嚴峻的生存課題 如何衍生出創新作為

一個社會是否富藏創意，當今的一個觀察視角，應該可以從這個社會中是否存在各類多元的組織形態來判讀。這其中包括政府組織、民間企業、乃至於第三部門，如何在各階段關鍵議題中，尋找到新的組織運作模式，呈現出既有組織嘗試轉化、創新的能量與彈性。

其中，社會企業是近年來相當受到矚目的一種新組織型態。而這也正是今年初，我們一群人隨著 OURS (都市改革組織)，在「大阪市立大學都市研究Plaza」主持人水內俊雄(Toshio Mizuuchi)教授引介下，參與他們每年舉辦之「邁向建構東亞包容都市網絡國際工作坊」，得到的深刻印象。特別是今年工作坊主題為「從脆弱城市走向包容城市」，邀請大阪城市內以照顧社會弱勢為主的社會企業及社區營造團體，分享他們近年的工作經驗，讓我們見識了日本面對社會弱勢者愈趨嚴峻的生存課題，如何在既有組織形態中衍生出具有創新的作為。

NICE株式會社(Nishinari Inner City Enterprises)，是這次大阪參訪行程中值得參考學習的社會企業模型之一。這個公司主要的業務，便是在大阪附近地區買地、蓋房子。表面上看上



社區食堂

去就是一個民間開發暨建設業者，但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瞭解，會發現這個NICE企業和一般建設公司真是天差地遠。原來，NICE企業主要的開發項目是針對大阪西城地區高齡化人口比例較高地區，尋找有意願出售或出租的地主合作，重新改建原有的老舊建築，興建為出租住宅，提供給高齡、身障及中低收入居民居住。



NICE公司自從2002開始推動大阪地區老舊建築的改建，到去(2012)年底時，已完成5幢住宅改建方案，總共提供了179個出租住宅單元。在這5幢住宅興建方案中，NICE除了參與住宅開發的計劃和興建工程外，還擔任其中4幢住宅完工後的出租管理角色。也就是說，NICE公司不僅僅只單純地進行住宅的開發興建，也接手這些出租住宅的經營管理業務。與此同時，NICE企業也將觸角伸入社區生活的各個層面，在這些住宅開發案附近經營社區食堂、澡堂、藥局，希望儘可能全面地照顧到高齡住民在生活上的各項所需。

Blanc Court 出租住宅

關於土地上,公共資產活化的創意想像—— 華光社區的多元思考

跟著導覽志工 深入台北市中心精華區的巷弄裡 經歷一場台北城市歷史探險

這裡是「華光社區」，一個置身於台北市中正區與大安區交界菁華地段的老社區，一片眷村與自建日式平房建築群，街廓鬱鬱蔥蔥，整片生意盎然。

日治初期，這兒是監獄，舊稱「臺北刑務所」，過去這裡素有「監獄口」的名稱。1899年日治政府推行街道改正計畫，拆除臺北城，部份的城牆石材留作臺北監獄的圍牆。1960年代，臺北監獄遷移，接著郵政總區、電信機房進駐，興建公寓樓房，作法務部員工宿舍；當時也有許多居民，在政府的默許下，自行搭建房舍，在這群平房中落腳下來。

關於這片土地上，有許多關心社區老樹群的志工們與青年學生，對於這裡有許多想像與看法，提出了五大觀點：

解題觀點一：經濟篇 178

如何充分運用台灣的城市活力，兼顧華光周邊的社區產業脈絡和城市變化的創新，規劃一條不同的城市生活路徑。



老舊的古厝與大樹在華光社區裡共生著



傳說中的斷魂亭，神怪故事在社區中不斷流傳著

解題觀點二：生態篇/人與群樹共生的跳島棲地

鳥兒遠眺臺北盆地，從蟾蜍山、觀音山、大安森林公園沿途的飛行，這裡便是最好的歇腳跳島。如何超越開發政策，以更貼近自然的觀點來思考這市中心數公頃土地？

解題觀點三：社區經濟篇/愛的烹煮，拋棄中的希望

[線索一] 這裡有饕餮，就在這裡進行「城市食療」(Urban Dietetic Therapy)；[線索二] 這裡有舊物回收，就在這裡「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線索三] 這裡有社會紋理 (Social Fabrics)，就在這裡重啟「希望的網絡」！

解題觀點四：城市居住篇/另類城市發展與設計

華光社區是因台北城市的歷史脈絡所衍生下的社區，原是一種自力營造/自我定義的居住方式，若是重新開發，是否能夠在兼顧居住人權與城市發展考量下，設計一城市創新與庶民活力的人文之城。

解題觀點五：城市歷史篇/寫於地景深處的人權檔案

今日華光社區已不再沿用「監獄口」地名，但悠長不為人知的歷史，實有待挖掘，讓後人反省。該如何規劃思考城市歷史空間，並且在新活動規劃中，促進公民自由思考的可能？

與台北現實的二個對話

圖文／阮慶岳

都市是個龐大也複雜的活體 需要持續認真的對話

我們仍在進行中的整個都市思考，這是對話的其中一環。並以台北城市的都市現實，作為思考與探索的跳板。

我們挑選了中山創意基地所在的都市大區塊作為衍生探討和實踐時的真實都市環境。啟始的階段，針對這整個都市區塊，從都市的不同角度，做了深入的調研及報告，提供設計的參考。在計畫進行的中期，接續由呂理煌及蕭有志兩位具有應對都會現實能力的建築師，以直接介入都市區塊的兩件實作作品，同步測試理念與現實環境間的連結問題。



1

呂理煌與蕭有志，過往一直以其真實尺度的實作作品，與社會現實、都市環境作碰撞。呂理煌以極具後工業性格的鋼材構造為擅長主體，後期逐漸加入木構造、軟性材料，讓整體構築更顯複合與多元。蕭有志則喜歡單一純粹的自然材料，並能與既有



2

構築工法、在地智慧作結合、延續等，嘗試建立在手工藝術與工業模組間的扣合。兩人選擇在中山創意基地URS21後方大片草地，作為基地。這片草地原是讓社區居民生畏的荒廢廠房區，在URS21開始整頓的同時，這裡也同步得到清理。

呂理煌在作品「城市絮語」中，藉由有機生長的構築形式，做出對空間的主動介入，並以引發身體互動的機制與事件，來誘發社區居民的參與，同時隱性地形塑與改造環境的整體氛圍。

蕭有志的作品「都市耕讀小屋」，從中山區四處可見的「小套房」做出發，以純粹木構造的優美造型，安靜地佔草地一角，是一座雖然很小卻完整的小屋。除了探討都會裡「一個人的居所」的可能，同時也觸碰「家的原型？」與「幸福需要多少空間？」的敏銳議題。

呂理煌與蕭有志的作品透過建築作為的微小介入，會激發出都市什麼的新可能與思維？在這其中可以深思的，是在作為上巨型與微型的差異與必要為何？以及，手工構築、身體勞動、非正式建築的價值，對於一座城市又究竟何在？

此次都市現實介入操作，目的在於激發討論與後續的思考，希望也是對台北都市現實的一次善意對話。



3

- 1 夜間的中山創意基地附近依然熱鬧非凡
- 2 呂理煌在作品「城市絮語」中，藉由有機生長的構築形式，做出對空間的主動介入
- 3 蕭有志的作品「都市耕讀小屋」，以純粹木構造的優美造型，安靜地佔草地一角，是一座雖然很小卻完整的小屋

「城市實驗兩個行動」之一 大量交織之都市耕讀小屋

專訪／蕭有志

透過對照的體驗與經驗
感覺「建築的價格」與「建築的價值」

大量交織之都市耕讀小屋

小屋旁的這片友誼農場，是由台北市中山區聚盛里里民所經營，將原先被拆除的小巷內人情味轉化成了另一群人協力耕作的都市農場。這是都市生活中，人們心中渴望能親近自然、嚮往田園生活的現象。和中山北路上簇新的大樓相比，木構造小屋如同單細胞生物般地簡單有機，它在初春時節來到此地，希望居民們在享受都市農耕樂趣的同時，也能感受這木造小房子來拜訪的樂趣。

關於都市耕讀小屋

這些移動的小房子的創作理念，是我想要讓大家回到面對建築比較根本的、比較本質的狀態：建築是人們可用五感感受的東西。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城市，面對建設公司所開發的「戶型」或是「豪宅化的空間類型」，是否有滿足人對居住空間的想像或需求；是臺灣人臺灣式的生活已經被建築師充分地解讀，以至於建設公司不斷地開發相應的屬於臺灣的空間，還是臺灣人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套入了建設公司所開發出來的戶型？

我自己覺得可以從這些小型的實驗性空間裡，利用不同材質的建構以及建築多樣的可能性讓人們去感受建築的其他可能。當人們實際體驗這樣的建築後，回去對比自己花一、二千萬買的房子，跟這個房子比較起來，它到底在空間感受以及體驗上面，有沒有得到相對價格百倍的快樂或是滿足感？我希望大家透過對照的體驗與經驗，感覺「建築的價格」與「建築的價值」。



坐在小屋的蕭有志先生，與我們侃侃而談自己的理念

青春不老, 農村傳奇不滅

Forever Countryside

文／畢光建

農村生活實驗場的開始

台灣四通八達的道路，把西海岸的城鄉連成一氣，綿延道路兩側的建築，面貌模糊，建築附加物讓市街城鄉更加模糊，差別只剩下密度和高度不同。

北台灣的土地與農作農耕，與糧食生產漸行漸遠，然而張嘴吃飯的人口，卻愈聚愈多，而且集中在北台灣。私部門主導的房地產開發，與公部門主導的新市鎮規劃仍在持續的鯨吞素地，從南到北，動作劃一，毫不手軟，當此令人著急焦慮之際，政客沒有視野，政府沒有對策，國家更沒有決心。南行的火車多坐幾次，田野間的訊息毋須細讀，綠色的愜意很快地便會轉成股憂，綠色之中大喇喇地散置著：房舍、膠棚、網室、荒地、廣告、工廠、鐵皮屋、水泥路、砂石場等，農地中有一股蠢蠢欲動的能量，悄悄串聯，脈搏可聞，不知它將把台灣曾經的沃野良田帶往何處？

老朋友廖志桓建築師已經回鄉下老家發展，開了一家建築診所，一家餐廳，還有其它的。



1 由廖建築師所創辦的雲林莉莉農村生活實驗場
2 雲林的農民們臉上掛滿收成的喜悅

他邀請了我帶著學生一同來莉莉。

我找了長期關心鄉村的黃瑞茂老師一起來面對這個似乎艱難，卻十分有趣的挑戰。我們結合了四年級的建築設計課，一年下來，我們對鄉村的問題有了簡陋的了解，我們也初步的回應了一些問題。整體而言，我們學到了：鄉村並不寂靜，她需要更多的專業投入，我們的建築與都市背景專業在鄉間可以做的事非常多。

回顧當初下鄉的原因，有二個面向：其一，黃瑞茂老師與我有許多都市的經驗，並且偏向策略性的處理都市問題。都市的問題錯綜複雜，牽涉的變因繁多，疊床架屋，硬體軟體如出一轍。許多我們發展出來的策略和方法，均難逃束之高閣的命運，其原因不是因為產出太輕薄，或者過於學術，而是因為策略牽動的硬體與軟體，層面層次複雜，行政上交錯糾結。然而，農村的實情與軟硬體，終究較為簡單，思考面與執行面的因素，也相對的單純一些。另一個衡量的面向則是：建築與都市背景的老師與學生，算是大半個局外人，經驗從缺是一定的，但是我們有一雙較清新的眼（fresh eyes），和有一顆較清新的心（fresh mind），也許這正是解決一個古老的問題最需要的。

我們結交了许多朋友，一群熱心努力的農友，包括：關心農事的官員，仍有幹勁的專家，已經下海從事「寂靜革命」的戰士，仍把農村視為故里的城裡人，以及關心飲食關心健康的許多人。我們稱這群人，和這個農村現場為：農村策略場（Rural Strategy Fields）。



雲林縣鄉村住宅工作營 Design with Nature

圖文／畢光建

農村再造將結合外在大環境的趨勢 因勢利導、掌握機會、善用資源

落實未來

「2013雲林縣鄉村住宅工作營」關心台灣農村未來的長遠發展。在探討「農村未來」的主軸上，我們將了解農村的生計與生活的現況，替轉型中的農業村鎮預設一些生計的可能，描繪一些生活的想像，解決一些市街的困境，改善一些環境的品質。

時間框架：三十年

長河遠流，欲達彼岸，需要時間。土地永也不老，因此土地的時間是漫長的，節奏是緩慢的，土地復育需要時間，農村依附其上，順勢合流，同樣需要時間。

契機

在土地休養復育的大原則下，農村再造將結合外在大環境的趨勢，因勢利導、掌握機會、善用資源。

1 氣候—端氣候造成的天災，對人居的威脅，城市比鄉村更為脆弱。鄉村與農地的規劃管理將有效的減緩極端氣候對城市造成的影響。

2 節源—「能源價格持續攀升」是一個簡單的假設，也是事實。她將迫使我们改變未來的生活方式，她對城市的衝擊遠大於鄉村，城市與鄉村的生活指數將因此而更加懸殊。

3 食物—物供需將走上「區域性自給率」提高的方向，包括「多元」與「量產」。簡化農糧配銷制度，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提高區域性糧食生產的多樣性，科技輔助經濟效益等。

4 工作—輕忽農業的年代，反映在農業經濟的流失。觀之殘破衰敗的農村硬體，不難讀出農村軟體內容的逐漸掏空。如何創造工作？村鎮需構成的基本要件關鍵是「交通」。

5 人口—未來的農村趨勢，在能源匱乏與糧食短缺的雙重危機下，人口將回流鄉村。原因有三：其一，城市生活指數過高；其二，新農業時代到來。其三：銀髮族人口驟增。

Common Values (共同價值)

學員們均將分享並遵守下列四項共同價值，她是本工作營的最大公約數

- I 不作素地開發。
- II 提高村鎮人口，緊湊建築密度。
- III 友善土地使用之趨向：工業→住宅/商業→農業→自然。
- IV 永續經營新舊社區

Five themes and Sites (五項議題)

如前所述，依據台灣鄉村目前已經發生的問題，與將來要面對的問題，鄉村需要重行調適，方能存活。因此，我們設定下列五項與未來住宅相關，且關鍵的議題，試行研討發想，提出答案，預作準備。

議題一 銀髮社區 Elderly

議題二 老屋再生 Rehab

議題三 住宅開發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議題四 鄉街住宅 Town center Housing

議題五 下鄉長住 Long stay



畢光建老師與學生們勘訪認識雲林荊桐

Heterogeneous Taip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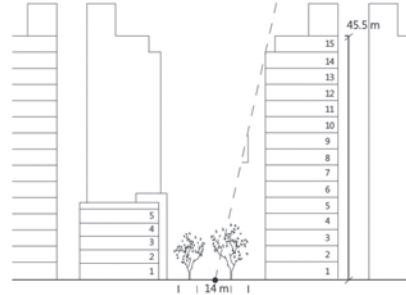
圖文／Jr-Gang Chi／Principal, ar-ch Studio

Presently, large-scale battles over existing architecture caused by deteriorating living conditions in Taipei, feel like they may explode anytime soon.

In recent years,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enormous amount of old apartments in Taipei built around 1960 and thereafter, started to surface. Urban renewal therefore became a pressing issue. However, conflicts of interests happened during the redevelopment, inevitably, such as disputes over the ownership between developers and existing residents, arguments about the continuity of the urban fabric, which was unfortunately destroyed by new constructions, and clashes among the overly expanding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the residential areas. These clamors never died down. Meanwhile, the purchase price for the four/five-story (post 1960 mid- and low-rise) apartments that are in urgent need of renovation have soared, due to the law of incentive floor area ratio (FAR preference) for renewal. To be expected, for financial incentives, developers instigated large-scale demolitions, followed by new constructions, which gradually transform the idiosyncratic Taipei mid- and low-rise apartments into 15-floor gated high-rise communities. Should this developer-controlled mechanism continue to prevail, life in the communal collective housing of four to five-story buildings will soon collapse. The local alley culture formed by small shops, café, and restaurants will also disappear.



拆除中的中低層公寓



十五層大樓高度與街道寬度關係

It is in such crises that, two years ago, the Institute of Urban Design and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Urban Regeneration Office invited a group of young architec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Post 60 mid/low-rise apartment renovation," with the aim of reshaping and reviving the Taipei city. Among the many old apartments whose tenants wished for renovation, the committee selected 16 sites, which presented a wide range of housing issues with the greatest possibilities in renovation. The goal is to create suitable living styles through applicable architecture solution, a perspective of living in Taipei.

Accordingly, the section of "design ideas" features projects proposed by this group of young architects from 2010 to 2012. The following is an outline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book.

Residents Stay, Functions of Homes Maintained

The goal of "Post 60 mid/low-rise apartment renovation" is not to embellish the disfigured building appearances but to help the residents who wish to stay in their homes after the urban renewal. The project also aims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urban scales and urban context. However, design solutions, such as adding an elevator on to the apartment facade, fixing the interior efflorescence problem with new



四、五層的公寓提案

wall details, and improving lighting and ventilation through additional building openings, will inevitably change the facades. Therefore, it i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ose projects that preserve the appearances of old buildings but resulting in the shifts of functions and users.

Perspective of Living in Taipei

What constitute our perspective of living in Taipei? This book raises many questions though not necessarily with answers to them. In the sixteen design proposals we found many common issues of living in Taipei, such as how people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homes, and how people see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a building. There are also issues concerning architectural inflation, the need for double-skin facades, programs of mixed-use communities and consequential conflicts. All these factors shaped the current urban patterns of Taipei and are still shaping the city's future.



常見中低層混合機能一例

Boundaries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Where are the boundaries of the living units in Taipei? In Robert Venturi's famous competition entry for Yale's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the architect proposed the idea that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of a building should be separated, and the outside should be ordinary enough to match the city as a whole, so that ordinary people could understand them just like they understand those buildings on the Main street. The inside of a building would provide scenes of everyday life; they could have special

arrangements. To Venturi, the exterior style of a building was not necessarily relating to the interior functions. However, if we see Taipei as a combination of myriad architectural artifacts, we should also examine those objects (smaller than architectural scales, such as a balcony)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the urban context, whether they are inside or outside a building.



公寓改建後示意圖

Reconfiguring the City

Because many memories and precious local culture have been contained in the old commun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preserve parts of the past while implanting new things. Restoring old buildings to what they had been or remodeling them without altering their scales, or demolishing them to construct denser communities, should all be options. The final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according to what is the best for the communities and for the buildings. If we are given this freedom and reach an agreement, we will be able to create a new mechanism for urban renewal. This new mechanism will need new operation methods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banking and capital flows, and this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issue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But once it is agreed, new spaces with new values of our city will be generated.

Taipei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industry/commerce-oriented cities, because living is the core function of it. We can even describe Taipei as a city for convenient living. Consequently, the impact of the mid/low-rise housing renovation on lifestyle and culture is noteworthy. Finally, we hope to create dialogues with other cities through this publication, and promote small-scale apartment renovations with the final aim of renewing the entire city.

The Sorrow of Suburbia

文／Chris Yang

圖／Chris Yang、Sherry Yang

Vancouver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livable cities in the world. Over the years it shares this pride with cities like Melbourne and Vienna for being listed on top of the others on the Livability Ranking conducted by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As a teenager who grew up in the very heart of the east district of Taipei City, I arrived in Vancouver during the late 90s unimpressed. Yes, the city-region was blessed with stunning sceneries and the climate was mild. Social benefits were properly set up and accessible. There seemed to be no crime so our police force was allowed to be mounted on horses just like the old times.

One of the wonderfully-designed waterfront area in Downtown Vancouver – False Creek

Grandville Island Market and beautiful Burrard Inlet in Downtown Vancouver

While many things that the city could offer were impeccable, some new immigrants found the overall lifestyle rather dull (unless they can afford living in the downtown area). The dullness increased as one moved away from the city centre, into the suburbs, where cars and big box superstores dominated the city and zoning was clear.

Almost by definition can we say that suburbs are unquestionably suitable for living. Fresh air, bigger space, enough schools, low crime rate, and affordable housing are all desired, but these are not the only criteria of being an excellent livable environment. The common complaint of suburbs is the lack of sense of place and variety.

The level of mixed-use in suburbs is low - your house, your work and your recreations are most likely spread across different places. little multi-use development patterns embedded because planners perceived suburbs as absolutely uncrowded residential areas to promote ideal living standards (von Hoffman, 2009). As such, communities were characterised by extreme dispersion where homes are zoned away from commercial and public functions by unwalkable distances (Morris, 2005).

Former city dwellers from buzzing Asian capitals might have to endure a period of feeling alienated and disoriented before starting to appreciate the peace and quiet in the suburbs of western cities. Previously they could have breakfasted downstairs and bought groceries nearby, but now this simple pleasure in life can easily be a 15 minutes drive.

Suburban type of pure residential area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The nearest plaza mall is about 15-30 minutes walk away; the nearest skytrain (metro system) station is about 20-30 minutes drive away.

Suburban residents spent a lot of times in the malls. Be it strip malls, plaza malls, or mega malls, the essential occupier in the neighborhood mall includes at least a coffee/doughnut shop, a clinic, a pet shop, a supermarket, a bank/ATM, a barber/nail shop and an insurance broker - which covers most of your requirements for your livelihood. These malls were well thought through, certainly not inconvenient. One could imagine that malls are like mini cities. And indeed the aspiration of some malls is reflected in their names. A good example would be 'Metro Town' and its addition 'Metropolis' in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Typical plaza mall in residential area in Surrey,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On the other hand, one cannot deny that shopping malls are socially engineered and never holistically inclusive. They essentially want to attract consumers, not everyone in





the society. Malls could never be like a true city where you encounter the same level of homeless people, commuters, tourists/foreigners (unless the mall itself is a tourist attraction), people who support independent businesses, people who generally dislike shopping and other social outcasts and minorities. In a way, some of the shopping malls behave like gated communities with private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who filter / force out the unwelcomed. It's becoming clear that our public realm is now divided into 'private public space' and 'public public space'. According to Charles Landry (2006), the former has a commercial edge as it is geared to consuming, which allows for some excitement, but is essentially barren.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latter has done well, it can exude public values like conviviality, the ability to hang around or the ability to reflect.

If the social interface is limited in the mall environment, and if our suburban lifestyle revolves around these typical malls, should we reckon our city as a suitable place of living?

Another problem in suburbs - space dominated by cars and parking. The image is showing extensive parking lot in Guildford Mall in Surrey, British Columbia.

Inside Guildford Mall Shopping Centre

Other than the malls, suburbs are unavoidably linked with

big box sellers superstores like Wal-Mart and Tesco, which in many cases, reduce choices and pose a deadly threat to the health of the local economies, community and neighborhood structure. Their 'low price' gradually forces out the independent shops and takes over the street life and neighborhood patterns.

Wal-Mart within Guildford Mall in Surrey, British Columbia

In no way am I suggesting that urban living has no issues compared to the suburbs. Cities suffer from similar problems if not more. Truth is, no matter where we choose to live; a suitable living place should bond individuals and different socio-cultural groups. It should be a place where people and spaces can be challenged by different proposals and be able to reconcile the conflicts. It should be a place with people who are active instead of passively restricted to limited choices.

11 September 2013

Bibliography

- Landry, C. (2007) *The Art of City-Making*, Earthscan, London
 Morris, Douglas E. (2005) *It's a Sprawl World After All*.
 New Society Publishers
 von Hoffman, Alexander. 2009. Housing and Planning:
 A Century of Social Reform and Local Pow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5 (2): 231-244



2013年德國IBA展覽

圖文／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從基地到村落 台北都市再生成果國際發聲

擁有百年歷史的IBA國際建築展

本次展出內容，從有機、多樣的角度出發，探討亞洲近年來因全球化及都市化導致城市改變的樣貌及可能性；以及充滿變化、更具人性、更多樂趣的村落生活空間應如何在高樓大廈林立的环境中被保持。台北的參展，以中山創意基地URS21所在的台北市中山林森地區作為都市設計實驗的街廓，期待都市再生的策略運用，從閒置廢棄的菸酒公賣配銷處空間活化，擴大面積至附近鄰里。

IBA國際建築展，都市更新的最佳典範

IBA國際建築展始於1901年，不定期不定點在德國境內城市舉辦，有別於一般在特定空間中舉辦的展覽，IBA將整個城市做為展示的範圍，選擇早期德國境內在工業革命背景下誕生、如今已閒置或成為社會弱勢區域的密集式建築集合體進行研究改造再生工程。截至2012年，已有8座城市經歷過IBA的改造，這些成功的再生經驗更成為現今德國與國際間區域再生更新活動的寶貴知識。2013年，IBA的目光聚焦到了漢堡，以「都會地區」、「環球村」及「生態地景」為主題，將城市作為這次國際建築展的展示場，時下最新的都市再生觀點與成果，於漢堡一一展現。



IBA 國際建築展，都市更新的最佳典範



將城市作為這次國際建築展的展示場，
時下最新的都市再生觀點與成果，於漢堡一一展現。

台北都市再生案例站上國際舞台

呼應這屆IBA展的主題，本次參展藉由亞洲都市進化的居住提案「The Vertical Village 垂直村落」以及針對台北市中山林森地區所做的建築實驗做結合，藉此展示台北都市再生的成果。

展覽之中心概念，為配合亞洲地區的環境特性，找尋一種進化的都市學，期待透過特殊的堆疊手法以及科技運用，讓城市在垂直發展的同時，住戶能保有各自的獨立空間。期盼在擁擠的亞洲大城市中，能保有人口稀少的村落生活空間之靈活與彈性。

本次在IBA的展覽，將向國際展現這個讓都市更新、再進化的成果，透過層次分明的研究剖析與步步實踐，這些經驗也將與國際上的都市再造案例分享交流，相互激盪，期待醞釀更豐富多元的再生觀點。



展出內容，從有機、多樣的角度出發，探討亞洲近年來因全球化及都市化導致城市改變的樣貌及可能性

C

創意經濟的能量 Creative Economic Energy

就台北而言，城市的脈絡是從商業開始，沿著港口慢慢伸展開來，因此產業文化是都市在地文化中重要的資產之一；而在台北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舊產業與其所屬的地緣關係逐漸被取代或消失，如何就在地資源的重整，重新發現新經濟的模式；或是思考利用新創意經濟能量，發展在地文化的價值；甚至透過產業文化的經營機制，為城市創造新的經濟空間，甚至轉化公私有間的資產成為共享的平台，都將是城市經濟產業與空間之間的議題。

C Old House In Practice— It Is Not Just About Nostalgia

圖文／Isis 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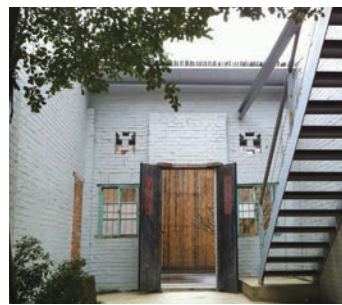
Ow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older house renovations in the past decade and the related business models derived from nostalgic spaces in Taiwan, 'nostalgia' seems to become not only a style or an act of retrospection, harkening to the good old days but a popular 'product.' It is even seen as an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local economy and tourism in a place that is eager to increase its recognition and highlight its distinctiveness from the others. No matter if the builders are continuing with the original use of the space or changing into a new purpose, old houses are being refurbished for various uses such as cafes, restaurants, zakka shops (small shops selling products for home), galleries, studios, or special lodgings. Space with a history can help trace people's lifestyle in the past, making it seem to be more appealing to some young entrepreneurs and small-size business. Not only more and more young entrepreneurs choose to work on old houses when founding their new business, but also local governments see the old house renovation as an approach for revitalizing old neighborhoods and promoting local tourism. Before reflecting upon the impacts, we need to look into why the old house renovation has become such a popular trend, as of late, in Taiwan and can be illustrated from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 in related cases.

Boan 84, Taipei



Beyond Nostalgia

- It is a reminder of forgotten values: The founder of Art Yard, Mr. Yi-Cheng Jou, gave a speech on the topic of Twatiutia (a historical neighborhood in Taipei) in the 1920s and its impacts on the present. As an owner of shops in historical spaces in Twatiutia, he defined Twatiutia as not



only being the name of the place, bu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n era. It is not only an era in which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plac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arl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it also, in addition to stimulating entrepreneurship, people's creativity was triggered as a reaction to the changes. Old buildings and historical space can imply more than its architectural values. For business owners who choose to preserve or recreate 'the lost time' in an old house, the renovation is beyond the purpose of the business itself. Values ar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our present life, manifested through our interaction with them.

- It's a quest for identity: Old houses and nostalgic spaces are agents for our collective memory. Designated heritage sites serve the same purpose of helping us map the past onto the present. Notwithstanding, old houses are more approachable when comparing to the designated heritage sites with specific significances or purposes. In other words, a place also needs its identity to keep distinctive and competitive. Old buildings accumulate traces of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place and it is through this that the place develops its own uniqueness. When referring to such uniqueness, people associate with such place. This uniqueness is the identity and the power of a place that can never be replaced and reproduced. This identity of a place can be more powerful than any political claim.

• It's where innovation is based: quite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young entrepreneurs and space owners are engaging in the fields of art, creativity, and design. A lot of old spaces are renovated as galleries, art studios, crafts shops, or designers' shops. New ideas derived from the old can be more affective and everlasting when people can relate to their own memory and experience. For people engaging in the fields of art, creativity, and design; building the association with consumers or audience is critical. Inspirations from traditions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re the seeds for innovation.



Old house preservation or renovation may convey the values that are worth to be remembered again. It implies the socio-economic chang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place's identity.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t is where innovation originates and what gives the profundity to the new.

Behind the Romance

The real business is always not as romantic as the illusion created in the nostalgic space. Mr. Jerry Yen, the CEO of COMPOBAG (a design and art branding company) and the co-founder of URS 155 (an experimental public art space at a historic house from the Chin Dynasty in Twatiutia) has shared his opinions in a meeting about his experience reusing the historic house as a public art space on Dihua Street as one of the location of the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s. "This project has exceeded our estimation in terms of capital and finance. The space must remain non-profit and free for charge to the public while the operational team needs to cover the entire cost of restoration and maintenance. The restoration and maintenance can be endless and far more complicated than dealing with modern buildings."

Among All Users

Though reusing old houses or refurbishing old neighborhood c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local economy, enterprises, tourists, or governments; the negative impacts must not be neglected. Business activities, crowds, or new neighbors will affect the balance of the original lifestyle in the neighborhood as well as the environment. All users of the place have equal responsibility in reducing negative impacts to as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localeso as to ensure that more people can enjoy the benefits of it. Solo Singer Inn (a renovated old small-size hotel in Taipei), has made one of its business core values, paying respect to the place' 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original lifestyle, and as such the management must make a decision on which activities to host a priority for the hotel. Assuring the balance among all users will help to assure the quality and values of the place shared by everyone.

Old house renov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re not just about nostalgia and business. They are precious for our civilization and the future generation. The sustainability requires the care and awareness from all stakeholders and consumers.



Solo Singer Inn

Is Taipei Ready for the Creative Class + Creative Economy?

圖文／Jessica 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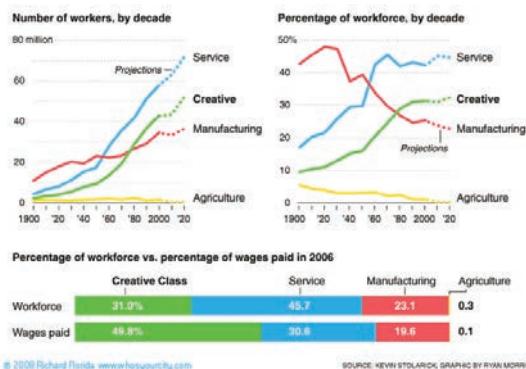
Richard Florida, an American urban study theorist, claims that creative class will be the primary driver of economy in the US in his book *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 published a decade ago in 2002. Who comprises Creative Class? Creative Class is a new social class comprised of people who work in industries that generate new ideas, new technology and new creative contents, namely the architects, the designers, the engineers, the scientists, the artists, the writers, etc. To support Florida's own claim, he researched into how much percentage of workforce is comprised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the following graph is what he has found out:

In 2006, Creative Class occupies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the entire workforce in the US and earning almost half of the wages. This stunning study has shown not only the number of Creative Class is emerging, but also how important they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y. How is the Creative Class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y, one may ask? But perhaps we should first discuss what "form" of economy is Taiwan facing now. Taiwan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from an economy that was heavily based on agriculture in the immediate post-WWII era in the 50s, to the industrial economy in the 60s, t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conomy starting in the late 70s, and now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where knowledge substitutes capital and labor as the new

forms of "business product, educational and innovative intellectu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can be exported for high value return, or simply as productive asset," or Florida would simply put it this way: "an economy that is powered by creativity." Florida firmly believes that creativity "has become the decisive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圖片來源：FabCafe Taipei Facebook page and Makerbar Facebook page



圖片來源：http://www.creativeclass.com/_v3/whos_your_city

In addition to observation and claims made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reative Class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Florida also discussed how cities can be shaped to help nurturing creativity at the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 Regardless the intervention is to be made from a top-down policy-driven by government or a bottom-up grassroots effort by local talents, one simply cannot disregar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community, or knowledge-based community to be more exact. Evidences has shown that the success of Silicon Valley consists of clustering structure with networked economy, productive efficiency derived from proximity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he flowing of talents from prestigious academic institutions nearby. Aside from the paradigm of Silicon Valley, Mission District in San Francisco, Meatpacking District and Williamsburg in NYC, Biotech cluster in Boston, all stands as great example of how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clusters are formed.

Looking at the similar numbers on Creative Class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 we may observe that the number of

Creative Class has double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see figure below), but has not mobilized into a critical mass that is influential enough to affect the economy.

In addition to the percentage of Creative Class in the overall workforce, I would like to examine the urban infrastructure for entrepreneurs in Taipei and hope to generate some thoughts in discussing whether Taipei has the right settings to attract talented and creative people. My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ial incubators and co-working spaces has indicated that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attempts to follow the footsteps of foreign cases by creating similar clusters in the urban context. A wide range of government subsidized incubators and creative parks/zones, privately invested incubators spaces and co-working spaces have sprouted all over Taipei in recent years. This year, a very specific group of Creative Class, the makers, have also made their move in Taipei, as the Fablab Taipei, FabCafe and Makerbar emerged to re-invent new ways of working and collaboration. These creative parks/zones, incubators, co-working spaces and maker' s spaces seems to be provid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aipei to nurture Creative Economy.

But, what is still missing? Florida argues that one of the key quality of a Creative City is diversity, meaning an open and sharing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creative class to be more productive. I would also add to Florida's argument that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is also part of the creative and productive process. Based on my observations of the Creative Parks/Zones and incubator spaces (usually for tech startups) throughout Taipei, I would argue that there lacks a culture of 'sharing' in Asian cultures. Perhaps, there needs to be more open and shared spaces between individual entities in those creative spaces to help fostering the culture of "sharing". There needs much more open dialogues in between entities to increase opportunities to exchange ideas and informations. Dialogues can happen formally in organized events or simply informally in kitchen or lounge over a cup of coffee. Physical features of spaces can be easily replicated but not the culture of "sharing".



圖片來源：Miguel de Guzman

However, I see the emergence of the maker's spaces as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a different ambiance for co-working space. The current incubator spaces receive many critiques on being too enclosed and partitioned, almost like a set up for conventional classrooms.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immobility of machines and along with the strategic merging with sociable programs (cafe, bar, gallery and perhaps many other more possibilities), the makers spaces potentially allow open dialogues and increase chances of collaborations. Although these potentials are yet to be observed over time, but I rather await with great optimism.



圖片來源：IEH NCCU Facebook page

Fab Lab Taipei

專訪／洪堯泰

我相信可以改變城市的可能
不是一個 Fab Lab 本身，
而是整個製造過程的改變。

關於 Fab Lab Taipei

Fab Lab 是個提供數位製造工具以促進創新發明的國際性非營利組織。對我來說當初想要做這件事情的初衷，是因為我認同 Fab Lab 開放、分享、和教育的理念；我希望經由 Fab Lab Taipei 的成立讓台灣人有個可以發揮自己創造力的場所；也希望台灣的創作能量能夠因為懂得使用數位工具而有更好的發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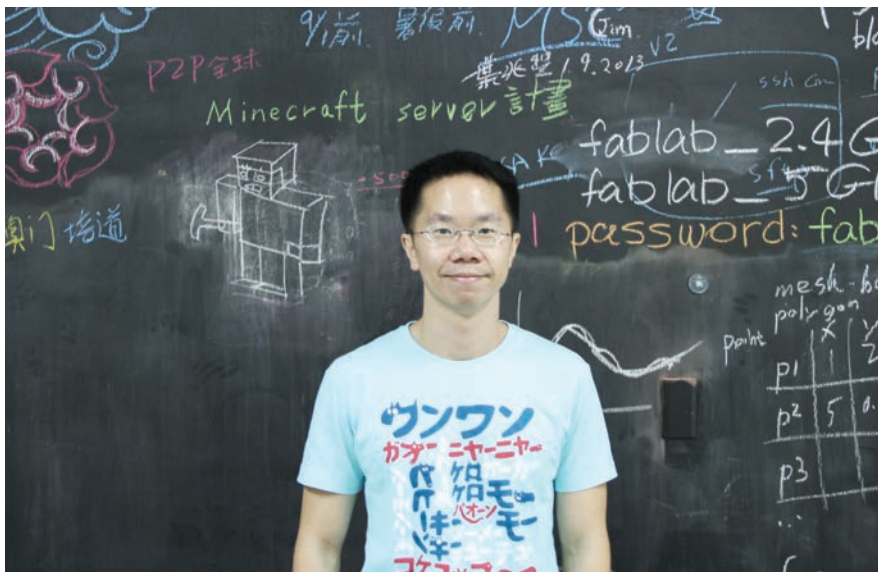
我們並沒有設定需要是怎麼樣的族群才能來使用這樣的地方，基本上 Fab Lab 是對所有大眾開放的，我們也希望有自各種不同的領域的人，純粹是基於 enjoy 做東西的樂趣，想當一個 Maker，才來使用這邊的機具。然後可以在這個地方因為大家一起做事情而激盪出更多的火花。

Fab Lab 將帶給城市什麼樣的改變？

洪堯泰表示：「我覺得第三次工業革命最主要的特色將來自生產機具的簡單化。譬如這些生產機具的簡化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工廠，它可以生產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而不是只能夠依賴有工廠大量生產才買的到。它可以解決的問題是非常個人化的。

我相信可以改變城市的可能不是一個 Fab Lab 本身，而是整個製造過程的改變，譬如今天藉由數位機具生產的產品，將會改變原本的商業模式，像是物流配送問題將因為產品是在自己家中製造而消失。而上街購物的生活型態也會有很大的改變。現在我們只能從建商那裡選擇昂貴又不見得合適的建築產品，但未來我們可以自己創造，讓自立造屋有機會進入城市，破解在都市的住宅裡，居民幾乎完全沒有話語權的困境。

我自己希望的是說有更多的臺灣人能夠出來做東西，享受做東西，當一個自造者的樂趣。從自己做東西中了解到生活中有哪些東西是自己生活所必要的，那些其實根本就不必要。」



洪堯泰先生訪談 / Fab lab 是個提供數位製造工具以促進創新發明的國際性非營利組織

D

創新的脈絡 Innovation Context

街區的改造計畫支持著城市發展的所有樣貌，都市的記憶，台北的特性與魅力，都需要以歷史脈絡作為立足點，藉由串連與整合來縫補因都市發展帶來的缺口，若是能以環境生態持續發展，民眾參與凝聚社區情感等都市再生活化策略，最後終將會有豐收的歡樂。

荷蘭紅燈區再生

圖文／鄭采和

荷蘭 Boundary Unlimited

建築設計及城市規劃公司主持人

阿姆斯特丹紅燈區改造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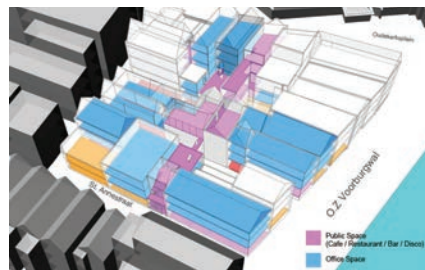
荷蘭阿姆斯特丹市的紅燈區舉世聞名，每年都會吸引大量旅客前來參觀。然而近年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卻對紅燈區的國際「名聲」感到相當頭痛，自2007年推動「聯合專案 1012計畫」：花費數千萬歐元從市中心紅燈區內一位主要地產大亨手中買下一批女郎櫥窗，期望藉此縮小市中心的紅燈區範圍，打破當地色情業與犯罪集團糾結的網路，改變當地文化與產業結構，並提升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形象。2009至2011年之間，敝公司接受荷蘭國家建築基金會（Nederlands Archfonds）的研究委任計畫，探究紅燈區改造的另種可能性，主要探討櫥窗關閉對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未來的都市空間之影響。另外研究計畫也探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是否有提供年輕創業家低價的居住及辦公空間並塑造另類創意城市之可能性。

位於阿姆斯特丹市市中心的紅燈區於13世紀左右已經存在，櫥窗為當地色情業的一種文化表徵。在夜間，點著紅色霓虹燈的櫥窗內，女郎透過透明玻璃門向遊客獻殷勤以免攬生意，一直是阿姆斯特丹市紅燈區給人的印象。自1988年開始，性工作成為一種合法的行業，政府以法律規範及保障性工作者，以避免她（他）們受到人蛇集團的控制。自從2000年起，為了更有效的管理色情業者及具規模的櫥窗生意，由娼館業者經營的櫥窗生意也被政府合法化，在此之後，櫥窗地產買賣就成為市場上流動的合法房地產交易了。

在研究初期，為了解紅燈區內櫥窗女郎和櫥窗地主之間的關係以及獲利模式，我們於2009至2010年間深入造訪紅燈區，與性工作者、地主及分租經銷機構詳談交流之後，繪製了區內櫥窗地產產權分佈圖。經過實地瞭解之後，我們發現許多當地政治人物對紅燈區運作系統瞭解有限，因此在推動「聯合專案 1012



計畫」的初期，低估了全面改造的困難性。一般社會輿論認為紅燈區的性工作者是受到櫥窗地主的



我們建議南北向串連房子頂層空間，使一般民眾可以由舊教堂南邊，越過櫥窗巷道，連結到南邊的 St. Annenstraat

控制，但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大多數的性工作者其實是自主的個人公司，其中並以住在荷蘭郊區的單親媽媽和來自東歐國家的年輕女性為主。

以舊教堂南區的聖安娜街區為例：這裡的櫥窗分日夜兩班，其租金收費介於100至150歐元不等。為了極致化利益，地主通常在一棟房子內至少設置三個櫥窗，以一個櫥窗日夜兩班共250歐元計算，一棟房子每日至少有750歐元的收益。對一個平均手上有10棟地產的地主來說，一年可從櫥窗生意獲有高達270萬歐元（約為一億元台幣）的收益。高額的獲利，讓地主不肯輕易出賣產權。因此，除了因為要撤離全部櫥窗可能會導致的長期無果的政商周旋外，由於收購及改建所需資金龐大，市政府必須仰賴建設公司引進高級住宅的投資，但只要一戶經營櫥窗的地主不肯撤走，極度考究整體環境品質的高級住宅開發案就不可能進行，所以此區的更新計畫，一直未能如期進行。

對此區進行產權及空間分析後，在亞洲相當普遍的「住商辦綜合大樓」概念，就立刻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之中。我們的想法是，複合性空間使用可以保留紅燈區原本的文化，又可有效運用廢棄的空間，藉由引入新的客流、使用者，讓當地文化更多元，並可提供24小時全天候的經濟效應。複合性空間利用之方式，隔離紅燈區建築上層及底層之空間，如此一來，底層櫥窗可以保留繼續運作，上層空間則可以打通規劃為文化類中小型企業的辦公空間，進行結合餐廳、舞廳、文藝展覽的公共空間規劃。兩邊的客流可以被完全隔絕開來，互不影響，但在經過特別設計的地點，雙方又可以互相觀望，形成特殊的空間效果。而樓下的櫥窗生意，也可以照常經營，甚至會因為增加的人流而享受更高的獲益。目前方案已經提出正在接受評估。

性產業，這個古老的行業，存在於每一個社會之中。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酒店、賓館、色情按摩店、娼館等八大行業建築物及空間型態，是否零零散散的分佈在我們居住的城市中？在城市更新的過程之中，空間及創意工作者可以怎樣平衡居住城市以及特殊產業？相信在這探究及辯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繼續思考關於社會正義以及創意城市的定義。

臺北鐵道傳奇—— 鐵路軌道探索台北的記憶

圖文／財團法人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協會

穿梭過去與現代時光列車

臺北鐵道帶動了城市由西向東時代性的發展，顯現了不同年代的城市治理策略、主流的交通運輸和多樣性的族群特性，由淺入深的在城市刻劃出一道道紋理，成為現今巷弄與建築的樣貌。

從台北城的歷史，城牆的故事、鐵道的演變、三線道的出現，到西門町、中華商場的發展，用一張張老照片訴說台北故事，帶領我們進入時空隧道。西門町、中華商場是無法割捨的青春記憶；日本鐵道文化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鐵道傳奇系列揭開臺北鐵道沿線發展的層層面紗！



臺北車站的大廳貼上地圖，講解著台北與鐵路的脈絡



1

- 1 早期台北的火車與鐵路系統
- 2 大家熱情參與解說臺北鐵路脈絡之講座

不見的鐵道，蘊含了豐富的傳奇故事

象徵台北市的脊椎骨——鐵路，潛藏在台北市的身體內部，卻是撐起了整個台北市、且見證了這個城市的變遷與發展的重要軌跡。

臺北鐵道傳奇系列活動，要帶大家重新認識這個城市。「當鐵路穿越台北」之後，台北有了什麼樣的變化，鐵道沿線的城市風景又是如何因著鐵路軌道的改變而有了新的風貌？



2

國王十字的都更之路

圖文／楊思勤

政府以利潤為主的開發心態 使得合宜／平價房屋的短缺 以及歷史建築和人文脈絡的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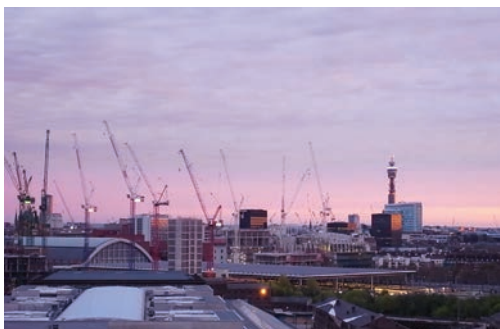
國王十字的都市更新故事和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的案例一樣，在不同團體的利益角力爭奪下發展成為複雜的故事

國王十字位於倫敦市中心偏北，地鐵一環的邊界。19世紀初期，隨著攝政運河的完工，本區和北方其他工業大城連接起來，成為貨物商品川流不息的重要集散站。到了20世紀，戰後的英國經濟慢慢脫離工業結構，國王十字車站週遭的運河以及廠房停止運作後逐漸頹圯。國王十字的轉變，和甫驟然辭世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有割捨不了的關係。她的鐵腕政策撼動英國社會，從國王十字地區的變遷，可以看到整個英國都市改革過程的縮影。

20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各地出現越來越多的廢棄工業用地，倫敦也不例外。柴契爾政府大刀闊斧，以減免稅收的企業園區吸引企業進駐，成功都更前身為工業重地的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成為倫敦的新金融區。八零年代的倫敦的金融和地產市場前景看好，投資人信心增加，尤其是市中心的辦公空間需求與日俱增，國王十字因此成為開發商眼中 richest 潛力的區塊之一。



1



2



國王十字的都更區域介於國王十字與聖潘卡斯車站之間，即上圖紅色陰影部分。

英國國鐵在1987年和開發商合作，邀請大名鼎鼎的福斯特（Norman Foster）替國王十字車站區域進行了總體規劃。然而，在國王十字生活和工作的居民與團體KXRLG（King's Cross Railway Lands Group）並不歡迎這項商業性質強烈的提案。他們不希望這裡變成另一個被企業殖民的金絲雀碼頭。1992年，在KXRLG的抗爭之下，以及其他種種因素，英國國鐵的總體規劃被倫敦當地政府否決。

1996年，英國鐵路正式私有化，海峽隧道連接鐵路計劃在國會通過，英法海底隧道通車之後，緊鄰國王十字的聖潘卡斯車站確定成為歐洲之星列車的終點站。新成立的LCR公司負責重聖潘卡斯車站、建設鐵路連線以及歐洲之星列車在英國的運營。

LCR公司日後販售火車票的利潤根本不及建設的費用。因而英國政府決定給予LCR公司在歐洲之星沿線的地塊開發權。

本地居民團體一直避免讓這裡變成另一個辦公大樓雲集，孩子不能自由奔跑玩樂的都市叢林。但是，由柴契爾展開出來的新自由主義讓1997年就任的「新」勞工政府，保守的黨聯合政府的發展政策侷限在「拼經濟」(growth-oriented) 的基礎上。國王十字身為連接歐陸和英國的門戶，絕對是企業進駐的絕佳地點，從經濟角度來看，興建辦公大樓才能帶來最大利潤。

- 1 倖存的 Stanley Building, 代表維多利亞時代第一批興建給鐵路員工的混凝土公寓。旋轉樓梯和雕飾在後來的補助型房產中並不常見。
- 2 國王十字近期的發展（照片前方為中央聖馬丁學院，半圓拱形建築為歐洲之星停靠的聖潘卡斯車站）



福斯特在 1987 年的總體規劃

房屋問題

開發商取得規劃許可後半年，國王十字居民團體 KXRLG 隨即發起「再思行動」，抨擊開發商無視於肯頓地方發展計劃、當地歷史建築以及自然生態的維護。

士紳化

世界各地的開發商似乎都遵循一種都更公式：先凸顯都更地點的黑暗面：環境骯髒、治安差、公共設施破舊、建築頹圯…等；再強調低落的物質環境連帶影響當地的居住品質，降低文化素養，甚至造成令人憂心的社會問題。若好好開始整頓風氣，將企業、商店、勞工、主流社會的思維和價值觀導入，必能逐漸優化，提升整體社區的生活品質。



1852 年完工的國王十字車站

社區歷史脈絡遺失

國王十字車站的更新區內有豐富的歷史建築，多與鐵路與工業發展史有關。除了廠房、還有鐵路工人和其他底層勞工的住宅。約 20 棟建築，包括鐵路旅館、工人宿舍、火車頂棚…等被保留下來。

在這裡，我們看到國王十字更新之路中的種種難關：政府以利潤為主的開發心態、合宜／平價房屋的短缺、士紳化、以及當地歷史建築和人文脈絡的消失。在跨國機制、國家政策和土地開發的強大壓力下，面對都更的小人物是誰？我們又能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

25 年來，KXRLG 雖然無法停止海峽隧道連接鐵路計畫或 Argent 的總體規劃，但倘若沒有它的把關和嘗試，國王十字將成為一個更陌生的地方。讓居民明白自己所處的狀況，擁有的權利、選擇以及可以做出的行動。這些都是日後世界各地其他居民團體面對都更案可借鏡的做法。



1



2

- 1 舊有建築未拆除前面貌。
- 2 國王十字未來示意圖。國王十字將創造：50 棟新建築、2,000 個新住宅單位、20 條新馬路、10 個大眾廣場、67 英畝（27 公頃）、辦公面積：315,870m²、商業面積：46,452m²



國王十字和聖潘卡斯車站接通後，為英國最大的交通轉運站，年載客量高達五千七百萬人次，圖為去年國王十字新落成的西側候車大廳。

代謝派未來都市展

URS21

「代謝派建築運動」誕生於日本，
且發展成為亞洲獨有
並國際知名的建築運動。

這個深刻影響日本現代建築發展的運動根基於代謝派建築宣言《METABOLISM/1960 一對都市的提案》。此宣言首次出現在1960年於東京舉辦的「日本世界設計大會」上，由日本代謝派建築師團隊所提出，日後更發展成第一個由日本原創的建築與都市規劃運動。

本展室內展覽內容分為以下四大區塊：

第一章 代謝派的誕生

代謝派團體活動深受建築導師丹下健三的影響，他們認為建築不僅是建築，更包含了對於都市規劃的宏觀見解。

第二章 代謝派的時代

代謝派團隊持續地進行了許多實驗性的建築計劃，其範圍之廣泛涵蓋都市構想、公共建築及住宅。

第三章 從空間到環境

1970年代於日本大阪舉辦之萬國博覽會，成為日本社會轉變為消費／資訊化社會的重要的轉換期。

第四章 全球發展的代謝派

1970年代之後，代謝派建築家除了在日本進行計畫之外，在世界各地也實踐了許多計畫，說明了代謝派在國際上的延續及發展。



左至右：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李彥良執行長、忠泰建設李忠義董事長、日本森美術館南條史生館長、代謝展策展團隊代表八束 HAJIME 教授、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林崇傑處長

戶外廣場

由日本新生代建築師平田晃久與吉村靖孝在中山創意基地廣場競演，展出為台北展覽量身訂做的新作品，讓中山創意基地大變身！

作品：Fermentation (發酵) / 平田晃久 Hirata Akihisa

平田設計了一個以開放建築型態所構築成的盒子，讓空間能夠容納水、風、人類、其他生物。這個開放性的空間是給我們新一代的象徵和建築，它乘載著解開現代城市和重新定位人類活動的基因，讓我們能重新編織與所有生物的肌理！

作品：WHEREVER GREEN / 吉村靖孝 Yoshimura Yasutaka

吉村將貨櫃改造，使之成為能在瞬間轉換為各種空間使用的單元裝置群。裝置當中包含遊戲設施、景觀區域、階梯狀座位、滑板運動使用的半管以及售票亭等。基於可更新性、臨時性、即時性等受代謝派思想驅動的精神，以此做為活化容積的戰略以及小宣言！



代謝派系列演講

槇文彥×團紀彥×藤森照信

邀請建築師們探討、 對談關於代謝派、城市生活與 過去、現在、未來關係。

演講第一階段由代謝派建築師槇文彥以「After Metabolism」為演講主題，分享自1960年代起參與代謝派的過程，以及分布在全球各地的重要建築計畫。後半則由具有師徒關係的 文彥與團紀彥從不同世代觀點來探討代謝派的影響力。

藤森照信

日本建築師藤森照信曾受邀於華山1914展出空中茶屋備受矚目，其從建築史學家、評論家轉而成為建築師，其作品強調運用自然素材、重視連結社區與人，格外觸動現代人對簡單生活的渴望。本次講座以代謝派為主題，安排吳光庭建築師與談對話，透過台日交流激盪，提供民眾對於城市、建築與生活的想像。



平田晃久 HIRATA AKIHISA

代謝派大會談 台灣觀點

「代謝派未來都市展」極其豐盛的史料，開啟了一段塵封超過五十年的重要建築往事，我們因此對於當前國際和日本建築的發展，有了重新認識的全新視角。但展覽也留下一個重要問題：代謝派和台灣的關係為何？究竟代謝論對台灣產生了什麼影響？台灣建築界該如何看待和評價代謝論及其影響？這些都是在「代謝派未來都市展」漸入尾聲時，我們該認真看待的問題。



左至右：吉村靖孝 / 團紀彥建築師



對於 URS13 南港瓶蓋工廠 即將拆除更新的想法

專訪／北川富朗

台北村落之聲專訪 URS13 南港瓶蓋工廠 "PLAYGORUND 游樂園" 藝術總顧問—北川富朗先生，對於 URS13 即將拆除更新的想法：

「我覺得南港 PLAY GROUND 是一個很有趣的嘗試，雖然我只稍微給了一點意見，幫了一點忙，那裏原本就是會有許多人聚集的工廠，我記得類似是城市工廠。要思考如何善用都市更新之前的這段時間，在這個案子裏想到的是，這裡雖然是即將要被都市更新的地方，如果能夠同時保留以往的記憶，並能讓孩子們留下與家長及其他在這裡共同玩耍的記憶，那將來雖然會出現住宅及購物中心等等新的風貌，但是「我們曾經在這個工廠舊址玩耍過」的記憶勢必會成為都市中重要的種子，希望各種各樣的人，比如跨越年齡等限制的人們，能夠留下在此場所共同遊玩的記憶。我相信實際上也有許多人來過，而且也玩得很開心才對。不過，這裡還是會有許多變化，這是都市的命運，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但我們仍然嘗試在其中埋藏一些記憶。」

問：能否請北川老師給 URS 策略一些建議？

「對城市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有場所能讓各式各樣的人來參與。這些人放在這裡，那種人放在那邊，應該盡量避免這樣的區隔，各種人混雜在一起才是自然的。而各種人雜處的情況下，一旦遇到瓶頸時，就會成為新的力量，並為此必須留下一些種子。從這方面而言，希望留下許多人能參與的場所，而最好懂得的就是營造公園，除了公園不錯之外，現代應該會有更多元的共享場域，能保留像是公共空間一樣的場所就好了，而我認為盡量能跟玩耍有關才好。」



北川富朗先生

鹿兒島與臺北 URS 策略之比較

專訪／西村幸夫

台北村落之聲專訪東京大學副校長—西村幸夫先生，於日本鹿耳島執行的Urban Station Kagoshima計畫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進行的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策略之間的異同：

「鹿兒島的Urban Station Kagoshima計畫比較是短期間臨時性的、不到兩個星期的案子，這一點跟(台北的)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比較不同，不過靈感的確是取自URS的。另外，鹿兒島的情形是針對一條老街，以往是市中心的老街，現在鬧區的重心已經偏移開了；老街叫做廣馬場通，為了讓這條老街重新受到重視，於是在沿街設置了多處USK基地。某種角度而言，除了地點本身可以散發訊息之外，也希望路過的人們能夠重新發現整條街的魅力，這一點與URS旨趣相當不同。」

問：能否請西村老師給URS策略一些建議？

「我認為URS策略是非常新穎的嘗試，而且也相當成功。不過這些點都散布在大都市中，不知道的人可能就完全沒有概念；(URS)有可能因此被淹沒而不為人知。某個區域與存在當地的URS之間，如果能夠有更明確的連結性，現在是呈現點狀擴散分布的狀態，若能有策略地導入點與周遭地區的關聯性，應該會更加理想。也許已經有這樣的效應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不過從外部觀察，URS真的是很前衛的嘗試。我僅從精益求精的態度來討論，才有這樣的建議。」



西村幸夫先生

城市新力國際論壇

等列執行／不完美原創工作室

本次論壇以「城市新力」為旨，邀請日本與韓國的專家學者，從橫濱與首爾的案例出發，與台北對談。

希冀從當下亞洲城市變動樣貌開始，整理現階段各城市、社區面臨的課題、以及新興的民間力量如何以創意與社會創新的切入方式回應面臨的挑戰，藉此討論社區如何因應城市當下發展困境，以及參與城市生活地景與空間面貌變革的可能。



台北是一座擁有700萬人口的大都市。建城百年來，就像其他的國際城市一樣，面臨著諸多的問題：城區老化、居住品質惡化、經濟兩極化、人口老齡化等等。為了因應身在咫尺的都市環境問題，也為了回應全球化後如何留存地方特色與價值，不管是政府或民間，開始重新回歸在地文化與市民主體，針對社會上諸如環境、教育、健康、產業發展等需求，提出新穎想法，著手從這裡面找到解決問題的新方法，以及一個更多元包容，也更切合公民權益的生活想像。

從日本、韓國到台灣，"創意城市與社會創新 / Creative City and Social Innovation" 逐漸成為討論社會議題及城市發展策略的核心綱領。2002年，在全球的城市競爭越顯艱鉅中，橫濱中田宏市長即任後以創意城市作為城市突破困境的重要再生策略，攜手民間伙伴一起從小社區裡，以藝術與創意為介質開展街區保存與改造運動。10年後，首爾新近上任的朴元淳市長，延續其長期投身非政府組織推動公民社會及社會企業的經驗，將社會創新觀念從民間運作帶至後續政策擬定之重要考量。在這些重要、且正在發生地的城市發展經驗中，我們看到公部門強調以社會共同福祉及市民意見做為政策擬定的依歸，而作為城市重要基本單元的社區與社群，開始藉由跨領域及跨界別的方式，形成一股民間機動又豐沛的新興力量，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1



2

- 1 與日本講者櫻井淳合影
- 2 與韓國講者柳昌燮合影

E

關於城市的 不斷想像 Re-Imaging the City

觀察一個城市裡的可能發生的任何事物，捕捉角落裡片段的氣味與氛圍；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小小的想像心中有關理想城市的畫面。老屋、河流、鷹架、食物…與城市之間的所有再發生的可能性與關聯性，將漸漸地，融入在你我的生活感官之間，成為再生的能量。

恢復力思考—— 城市生活的永續想像

圖文／陳盈潔

每天忙碌於生計的市井小民，
對於永續生活的想像是什麼？

新聞台播報美國東岸的桑迪颶風侵襲與澳洲昆士蘭水患造成的災害，不論是已開發、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國家。節目中彭啟明專家表示，人類適應氣候轉變不是太大的問題，最大的課題是「糧食」與「水資源」；然而「我們所生活的城市呢？災變因應計畫是甚麼？」。

較永續更實際的力量

2008羅布·霍普金斯（Rob Hopkins）提出「恢復力思考」與「過渡城鎮行動」，一個比較貼近人們可觸及的解決方式。霍普金斯認為恢復力思考比永續概念在實際的操作上更有力量。聯合國提出的永續發展或許對於目前我們面臨氣候變遷的規模是足以應對，它是用來減少全球經濟成長模式中的消耗（如能源、資源等），進而減輕另一端的產出（污染、碳排放等）；然而這樣的永續發展並不一定適用於面對災變時，城市居民所真實要面對的挑戰。如何讓城市生活朝向一個有韌性的都市結構發展，讓城市土地彈性有效運用，提升城市配套的應變能力，是當代城市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創造城市專屬的B計畫

想像，將城市的角色由消費者轉換為生產者，提供城市中的住家、工業區一些生產的操作方法呢？在少子化現象下，城市許多小學招生人數下降的現象，未來城市裡將會多出閒置的學校空間，加以城市小學的區位比鄰社區，地理位置有足夠的條件來提供作為城市的緩衝區塊，調節城市不足之處。我們是否能善用這些閒置空間，創造城市森林綠洲、城市農場、種子銀行、社區發電與儲水設備等場所，從社區出發來形塑城市的一套B計畫，提升城市的韌性與恢復力呢？



城鎮轉型願景，THE TRANSITION TIMELINE

倫敦的城市農場

以城市農場為例，在城市裏養小動物似乎沒什麼好大驚小怪，倫敦於1972年成立第一個以社區為中心的城市農場Kentish Town City Farm，且是座落在住宅區旁。農場內飼養乳牛、馬、羊、雞、豬等動物，還提供菜園供社區居民租賃。每周並定時提供類似台北市親子館功能的遊戲團體。您或許會看到有大孩子穿著雨鞋幫忙趕豬、牽馬、餵食動物等，有時工作人員帶著孩子在認識「蛋」。除了生產與參觀，農場更是一個伴隨社區成長的場所。孩子們是農場的志工，各自負責照顧動物的工作。農場許多工作也是由孩子與社區居民協力完成。有些居民在生活中有些困境，透過動物照顧與學習，漸漸找到人生的方向；此外，農場也從事地區歷史的記錄工作，透過口述歷史以及照片蒐集，共同尋找社區的故事與回憶。



都市裡的小農園

倫敦的城市農場並不只是一個倫敦人休閒的硬體場所，更重要的是其維繫了社區鄰里網絡，共同編織社區未來生活的一個場域，而這樣的網絡與場域，正是提升社區恢復力的原動力。

古巴哈瓦那的都市經驗

但可別誤會，霍普金斯倡導的恢復力思考，並非要讓城市回到過去自給自足的農村生活；取而代之的是B計畫，是在尋找每個社區可能的機制，讓城市能以更有韌性地在困境中有效地面對困境。參考全球「都市農業」的先驅領導古巴首都哈瓦那(Havana)，哈瓦那的都市農業也是在古巴歷經困境後尋求出的配套機制，古巴原本有80%的貿易來自東歐(蘇聯)，在1990年代東歐(蘇聯)瓦解後，貿易鍊也隨之瓦解，進而產生嚴重的糧食供應問題，古巴政府開始鼓勵人民在可用的土地上種植蔬果及稻穀，政府也在有限的都市資源下進行有機堆肥、控制污水及澆灌系統的經營管理。現在的古巴，有50%以上的新鮮產品是來自於哈瓦那。

城市生活的永續想像

城市生活的永續想像，不應該僅只停留在「戰備小背包」的準備、垃圾分類或環保碗筷等節能減碳的行動。我們應該跳脫談論土地分區合法性的層次，以更宏觀的視角來形塑一個有韌性的城市；而，這樣的願景也並不絕對背離高樓大廈與高科技的城市意象。

我們或許可以讓既有社區營造工作回歸到原點，回到社區居民真正的生活基本需求，進入社區恢復力思考，去尋找屬於城市社區專屬的B計畫。這樣的B計畫仍然可能進行社區記憶的探尋、文化資產保存；且也更能清楚地回應這些記憶、資產與城市居民生活的關連性。

城市農場並非永續生活的標準解答；但卻是一個能夠提供都市人對於永續生活想像開始，扮演一個能喚起人們與土地關係、與生活原味互動的平台。



城市農場裡的動物與孩童們

The City And The River

圖文／T.C LIN



It is said that fengshui has strict requirements on the positioning of cities. The central axis is supposed to run from north to south, with its north end pointing towards a mountain that runs from east to west and acts as the guardian of the city. A winding river around the city is said to be an auspicious feature. Even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was built according to these rules. And at first glance, the city of Taipei conforms almost exactly to these conditions as well, surrounded by winding rivers and bordered on the north by Yangmingshan. But something happened along the way, a kind of divorce.

Taipei used to be all about the rivers surrounding it. Trade poured in from overseas as ships plied up and down the rivers, bringing goods and passengers to the riverfront districts of Dadaocheng and Wanhua.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pristine water supplied to the Taipei Basin by the rivers was the source of health, livelihood and transportation.

But the focus of the city was destined to move inland as it expanded. The authorities built a walled administrative center halfway in between the two main business districts, and then the Japanese tore down the walls and built what is now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facing away from the river, away from the old business districts, towards the eastern plains that were the subject of elaborate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the city. Nonetheless, ships from Taiwan still traveled all over the region under Japanese rule.

But that would not last. When the KMT began administering the city, under the cloud of the threat from mainland China's communist forces, the sea and everything close to it became off-limits, mirroring on a smaller, civic scale China's retreat from the se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other tragedy on another scal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took over the shorelines. The island was repurposed for the use of small industries, whose pollution was deliberately overlooked so that quick profits could be maximized. Purportedly for flood control purposes, huge walls were built separating the rivers from the city. The government widened the bottleneck of the Danshui River in Guandu, allowing saltwater to flow inland and completely change the ecosystem, which was already under severe attack from the unregulated pollution flowing into the river from the city's primitive sewage systems and countless small factories. The path of the river was changed, dredging the river ceased; with no ship traffic to accommodate, it soon became too shallow for all but the smallest, flat-bottom boats. The shallower rivers flooded even more. Even then, the reek of pollution made this a somewhat less than appealing notion, and fishing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for the same reason. Waterfront property wasn't for living any more; it was for factories and junkyards.

Gradually, the people of Taipei forgot about the rivers surrounding them. Rivers were just things one caught a brief glimpse of when hurtling across a bridge from one part of the city to another. The prohibitions against coastal uses combined with local beliefs that water was dangerous, a self-perpetuating and most vicious cycle, as the more people believed that swimming and other water activities were dangerous, the fewer people engaged in such activities. The polluted state of the water did not exactly help in this regard either, and the government actively discouraged any riverside farming or settlement. Again, "flood control", a problem exacerbated by the very measures implemented to control it,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such actions. However, in Taiwan, the difficulties in dealing with the pragmatic realities of life resulting from ill-advised policy



are almost always dealt with in the same fashion: Under-the-table practices with little or no enforcement. Thus, the farms and other river-related activities, became part of the unofficial mythology, like the rivers themselves.

For decades, this was the state of things in Taipei. The old waterfront districts of Wanhua and Dadaocheng languished, falling into disrepair as the city's focus moved further and further inland from the forgotten rivers. The old districts were now bordered not by the river but instead faced huge concrete walls that allowed no scent or sign of the river it concealed. Hidden rivers were not just easier to ignore, they were also much easier to pollute, and without any public impetus for reform, factories were free to continue dumping whatever chemicals they liked into the waters. The results of these pollutants entering the riverside farms and fishing, a world that didn't officially exist, were likewise ignored.

However, some of these things began to change. Recent administrations have opened an eye towards the existence of the rivers, raising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o the point that the water isn't as toxic as it once was. A certain amount of fish and other flora and fauna have returned. Boats now ply the waters between Dadaocheng, Guandu and Danshui, and there is talk of a new ferry down

the coast to Hualian. The riverside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place for bicycling and sports.

Current construction methods, floodways, underground storm water reservoirs, etc., make the existence of primitive floodwalls unnecessary, and with Taiwan's population growth slowing, there simply isn't a need to cover up the rivers with concrete and buildings; there is space for wetlands, for floodplains, there is space for the river.

But that would only be the begin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rivers in the existence of a city is an indicator of more than physical presence; rivers are the opposite of walls; they connect u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aipei tore down one wall but built many more, the most important of which were in the minds of its residents.

It's high time those walls came down.



鷹架中城市的興起與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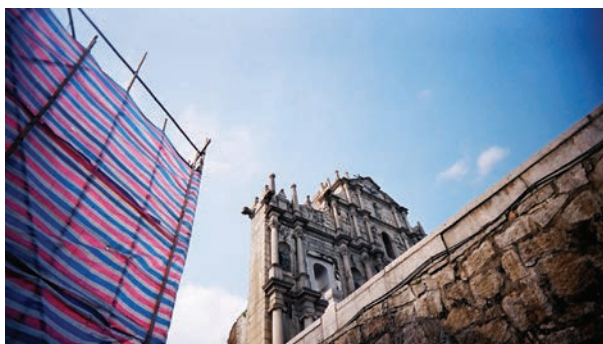
圖文／李明俐

架立起鷹架，
是每一個參與修復再生的工作者，
驕傲地向路人們宣誓

鷹架，一種城市發展過程中再常見不過的工具。與其說萬丈高樓平地起，不如說是萬丈高樓鷹架起。《辭源》中所收錄的鷹架一詞解釋來自宋代司馬光所著《書儀》：「挽重物上下，宜用革車，或用鷹架。按今築治宮室，匠人植木為架，以挽取土石而上者，猶有此稱。」鷹架所挽起的除了土石建材之外，鷹架堆砌出的是一座城市的生活形式與一個地方的興起。

千百年之後，鷹架所創造的各種城市面貌，每一磚一瓦、每一個立面、每一條街道，都意味著每一代箕裘與盛世的起源。在一棟建築完成的同時，鷹架便功成身退，重新拆解，為下一個建設的興建做準備。然而鷹架的功能不僅僅是為了「興建」，在歷史越是悠久的城市，鷹架經常成為城市「再生」的工具，它再次組裝，不是圍繞著地基，而是在一棟棟或是斑駁、或是破敗的建築之間，小心翼翼地撐起承載地方記憶與文明脈絡的縫隙，匠師們得以安全地穿梭其間，診斷每一個縫隙的狀況，加以修復、強化。

回憶居住在英國自然與文化兼具的世界遺產鐵橋谷區 (Ironbridge Gorge)，鷹架並不是為了興建而生，架立起鷹架，這是每一個參與修復與再生的工作者，驕傲地向路經此處的人



1

們宣誓：「我們在乎自己的根源與地方的文化脈絡。」鷹架除了創造城市的興起，亦是永續城市生命力與文明軌跡的重要工具。

城市空間的生成，蘊涵著每一個地方與每一個時代交錯、累積出的生活形態與社會模式，由於每一個族群生活方式及行為思考的獨特性，決定了每個地方特有的文化風貌及地方認同。鷹架築起了上一個盛世，也肩負著城市下一個盛世的再生和永續，在「修復中」的三字箴言背後，不僅僅是容積率的移轉或是節稅，更是上一代能夠留給下一代最大的本錢——文化財，一種能立足世界、展現自我文化特色、在傳承之中學習謙卑的最大財富。

- 1 澳門大三巴牌坊旁
- 2 布魯塞爾地方法院修復工事鷹架與圍籬
- 3 布魯塞爾市中心歷史建築群修復工程帆布圍籬



2



3

F

不斷升起的活力 Endless Vitality

一個創意的城市聚落，需要由底部升起源源不絕的創意能量，熱情的、歡愉的、激勵的，參與不再只是某些角色，地方居民與公部門一起牽起手來，這個城市需要更多即興演出，更多活力，創造一個持續多元變動的樣貌。

「聽說，草山」

URS27M

透過藝術，讓居民更有自信、快樂、且充滿笑容。

草山，不是單指一座山，而是泛指七星山、紗帽山、…等的大屯山群，也就是現在的陽明山。

草山，是一座創作靈感的寶庫，灑落出許多藝術種子。許多藝術家以草山為背景，創作出與環境息息相關的作品，無論是在文學領域、音樂領域、金工或是陶藝…等藝術領域。另一方面，草山也是許多樂活土地生活者，實踐回歸樂土的實驗地；在這裡，許多尊重土地倫理的新農夫們，積極提倡著人與自然永續共處的新生活方式。在草山，以上這些生活的藝術家們的作品，無論是有形的藝術產物或是無形的生活方式，往往都是對環境深入了解後有所感念而形成的，也成為一種身心靈與環境溝通的田野生活方式。



位於陽明山的 URS27M，歡迎大家的光臨

說，草山

俯拾
臺北盆地
像置於匣內的大提琴
鑲著綠玉……
裸著的觀音山
遙向大屯山強壯的臂彎

山居的日子 鄭愁予

聽，草山

鈴鉗仔花 鈴鉗仔花 靜靜無講話
恬恬認真飄送幽微的香
唱出土地深深的仰望
微微仔笑的樹林
有自在的鳥隻 愛眠夢的草埔 有美麗的尾蝶仔
浮漂的鈴鉗仔花 有等待月光的山坪

紀淑玲，鈴鉗仔花 2013



地理是文學創作的源頭，許多曾居住過陽明山的作家，深受地理環境感動影響下，書寫出一篇篇獨特的體驗，如鄭愁予在山居的日子中，記錄從陽明山上府視臺北盆地的感觸，或是傅詩予書寫陽明山的鄉愁，以及向陽居住在草山時書寫出華岡四季之美。

聽說草山空間演藝在 URS27M 基地上，將會在各個空間表現出陽明山獨特的環境感知，森林、水氣、以及硫磺味來呈現，連結相關的文學以及音樂作品，藉由音樂家以及文學家地詮釋，讓參與者有全新的體驗。



聽說，草山表現出陽明山獨特的環境感知，森林、水氣、以及硫磺味等

霞海城隍廟前開展——萬人妙會過好生活

URS155

生活展策展單位CAMPOBAG使用「妙會」當做本次展覽的主題，主要是希望傳遞大稻埕過好生活的核心概念，透過互動性的展出，體驗百年前大稻埕人文風華以及商業模式如何影響台北人生活以及現今進駐大稻埕創作者的作品。本次妙會生活展包括：主題展出、體驗活動、分享工作坊，以及影片體驗透過12位創作者與設計師像是曾參與過法國安古蘭漫畫節的米奇鰻、贏過多項設計獎項的共治設計與Min design 發表以大稻埕做為概念的作品以及由CAMPOBAG精心拍攝的二十個大稻埕商家的故事，藉此引發出大稻埕更多不同的生活對話。



地圖工作坊 - 製作屬於每個人的大稻埕生活地圖



一個屬於大稻埕，討論好生活的展覽 - 妙會

策展人的話(顏偉志 URS155 執行長)

自從我們從永康街搬來大稻埕，大概為了準備這個展覽籌劃了一年多吧，包括2月多開始募集藝術家，希望透過藝術家來跟社區發生一些關係，並且跟附近居民產生互動等等。

這個展覽是想要強調大稻埕的生活是怎麼樣子的，從1850一直到1920年的大稻埕，以及從1920年到現在的大稻埕，甚至討論現在到未來10年大稻埕的改變會是什麼，接著我們發現這大稻埕的面貌實在是很複雜且有趣的議題，所以這也就成為我們展覽的主題概念，並定作為妙會。

我認為這個展覽這不只是一個媒合，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以及認識自己以及這個土地的關係，所以我們一開始討論這個命題的時候，討論的是人與大稻埕與生活的關係，討論未來的大稻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和時代，所以以策展的角度來講，我們開始思考人、空間、以及未來大稻埕所會發生的事情。

這次的展覽過程中，我們做了一個「萬人鼓勵鼓勵」的傳播計畫，概念是我們覺得如果要鼓舞更多的好事，就必須讓大家去理解甚至是去參與，好生活到底是怎麼樣的，於是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定調成，鼓勵自己就是鼓勵別人，在活動裡寫下自己想挑戰的事情，之後交由我們寄送出去，所以每個有寫卡片的人，就會寄送一個卡片到一個陌生人手上，同樣也會收到一份來自陌生人的鼓勵的話的卡片，這是一個人不分你我的概念，相信只要每個人都可以顧好自己，自然這個社會就會進步，所以這就是這個創作的由來。

URS155

在這裡，就像自家的開放式廚房，有著自在不拘謹的生活態度，互動交流的美好片刻，這裡溫熱的食物、創作的空間、妳我的故事、古樸的街景與一起分享想法的好朋友們，共同尋找彼此生活中的有趣「食材」，希望創造更多妳我之間的好味道，將這一份「好」味道把我們胃和心都填滿，讓更多「生活創作」的可能性發生。



料理完成不但充滿成就感，也認識了很多朋友喔



大朋友小朋友開始一同料理囉！



聽著店家一一介紹不同的食材與特色，不僅對食材有所了解，更加溫暖了大稻埕的人情味。

每個月一次的「迪化街好味食堂」活動，藉由街區導覽+自行採買食材+現場烹飪的活動方式，展現迪化街美好的人事物令人回味的美食，不在於昂貴食材與高級的手法，而是於對食材細膩觀察與靈活運用，深入老市場與店家，循著家常味、隱藏好物及無可取代的街區文化，在這，每個人都可以是一抹獨特的食材，不單提供本身獨一無二的美味，更是組成 Cooking Together 這個地方的必要元素。

「立秋」涼拌秋葵豆腐

從山裡悄悄捎來一點紅，遠方的海味帶來熟悉的氣息，即使雙鯉魚變了樣，正恰似思念黏膩的暗號，當手搖飲料帶來方便的清涼。

當季食材：秋葵

迪化食材：柴魚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動手做，美味的涼拌秋葵豆腐就要完成囉！



「小暑」愛玉葡萄凍

百般聊賴的午後，蟬聲催眠的午後，恍惚間，兒時玩伴都在身邊，我們用碩大的葡萄彈珠輸贏，只為贏得那盤最大最清涼的愛玉凍，當手搖飲料帶來方便的清涼，始終難忘的是夏天裡鄰家媽媽端出來的酸甜滋味。

當季食材：葡萄



F 招牌時代—文字美術絹印工作坊2

Village Taipei

"招牌"不僅是文字記憶與符號表達，
更重要的是能夠帶給觀看者
事件的關聯感

城市模樣是什麼？除了公園、建築、道路之外，其實還埋藏著許多與常民息息相關的訊息。這些具有獨特性的空間元素，說明了時代性的演變與生活經濟的內涵，"招牌"體現了時代的記憶。

"招牌"不僅是文字記憶與符號表達，最重要的是能夠帶給觀看者事件的關聯感，如果能夠讓人路過看到，突然有種穿越了的感覺。這樣的"一條街、一座城、一群人、一個夢"，其實已經超過了招牌本身所要表達的意義了。文化資產不是老舊窳陋建築，而是溫暖的在地記憶，應能找到創意再生方式，融入現代城市脈動，

招牌時代文字美術工作坊，再一次透過古老的網版絹印手做課程，帶領我們認識台北城關於文字的秘密。



招牌時代學生作品



- 1 絹版制作過程
- 2 富饒趣味的老招牌



Pantone插畫展

URS127

介於人體膚色的PANTONE號碼，略帶粉嫩誘惑微感，在肌理上觸摸起來有滑嫩與毛細孔粗糙質感，隨時都會被碰觸被需要，進入時如海洋生物般濕潤黏滑，彼此擁抱那溫暖而有活力的一塊生肉，任憑雙手輕撫掠過舌尖宰割，但異色感觸總會拭去，卻忘了怎麼凝視對方，在輕薄的紙張上我們或許可以再次回味：肉體的延續、雕像的拆解、味蕾的甜蜜、器官的演化、果實的誘惑、資訊的交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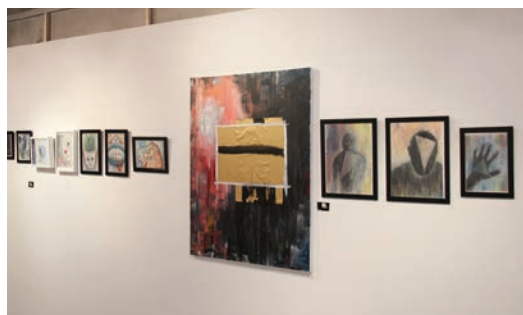
1

- 1 Pantone 插畫展於 URS127 舉辦
- 2 細膩繪畫令人無限想像

許元萍個展

URS127

將內心所感轉化為某種樣貌，表現出來在他人面前，這樣的被觀看與分享，是人類與生俱來需要被滿足的一種需求。我們所作的也就是這樣的事情：創作、分享。我們希望透過展覽，讓創作者與觀者之間建立起感官以及心理層面的連結，在觀看過程中感受作品與他們自身所可能產生的連繫與意義。



3



4

- 3 許元萍個展於 URS127 舉辦
- 4 作者所呈現為內心之樣貌

形・態—計算與發生 數位設計展

URS27W

以形態運算為基礎，探討在歷時性的運算過程中，基本型態不斷繁衍出更複雜的形體。分別由生物學與設計運算兩個領域當中找尋簡單的規則，透過遞規的運算衍生出複雜性，進而以面域分割圖裡討論電腦運算在形態上的生成變異。研究後期進一步探討數位時代關於設計的裝飾性，以基本型變規則做為疊代運算的基礎，進而產生複雜且不可預測的形態。



於 URS27W 城市影像實驗室舉辦之數位設計展

2013台北人情way

URS155

台北市個充滿人情味的城市，臺北市文化局舉辦台北人情way活動，與民眾一同發覺體驗台北創意街區裡的人情味。

創意街區分別為：牯嶺街、萬華、大稻埕，三個街區內各舉辦不同講座、工作營、遊戲、表演等活動，邀請大家一同發現這些有歷史故事有創意的街區活動，走近百年街巷的生活軌跡，你會發現更多屬於老房子的時光故事。



民眾們開心的合影紀念參加地圖工作坊的成果



1



2

1 台北人情 way 之開幕戰鼓表演
2 台北人情 way 之地圖工作坊

大稻埕故事工坊歷史展

URS44

你曾經好奇過，莊嚴優美的URS44大稻埕故事工坊以前是怎樣的嗎？故事工坊本身有什麼故事呢？即日起，歡迎大朋友小朋友齊來大稻埕故事工坊看看、聽聽屬於我們的故事喔！



一同穿越時空看看過往的大稻埕與 URS44

街坊市集

URS21

街坊市集是一有期限的社區計畫，固定雙月份舉辦直至2014年6月為止，想提供社會大眾一種開放性空間的使用思維。以市集做為號召，廣邀各類攤主來擺攤，不同以往市集僅限於買賣基礎上，街坊市集更鼓勵大眾採取藝文交流、互動教學、專題座談…等形式來參與。我們相信，市集不是只能用金錢交易來獲得滿足，還能透過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交談、思想上的討論，這樣無形中的交易，也能夠成為市集的一部份。

每個人、每個家、每個社團甚至每間店，都擁有蘊含人們記憶的物件，何不蒐集起來，在藍天白雲草地上與他人分享喜悅？主辦單位稀聲化影相信創意無所不在，能量就在生活裡面。

- 1 街坊市集更鼓勵大眾採取藝文交流、互動教學、專題座談…等形式來參與。
- 2 一起在藍天白雲草地上與他人分享喜悅



1



2

台北心意像—— 創藝悠遊你我心中的城市地圖

URS44

生活在多姿多彩的台北市裡，
是否想過有一天你能改變城市的樣貌，
決定日常生活空間的氛圍？

明年將邁入台北建城130週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將以公共藝術手法呈現台北發展脈絡，以兼顧傳統與現代原有特色的保留、融合，進行公共藝術作品規劃。為此，於今年辦理民眾參與形式“台北心意像-創藝悠遊你我心中的城市地圖”地圖製作工作坊，藉由藝術工作坊活動凝聚市民對城市的情感與共同意識。

本次公共藝術民眾參與計畫結合「台北城的城市記憶」、「台北人的生活軌跡」、「台北城市的未來展望」三大主軸，藉由廣招民眾參與系列藝術工作坊課程活動，將民眾帶入西門町、北門、圓山、鐵道沿線與周邊產業、東區、南港等充滿不同時代市民記憶的都市區塊中，希望透過不同主題及地點的參與式藝術活動，發掘並引導生活於台北城市中的大朋友小朋友表達出更深刻、更多元面向的城市特色！



大家各自畫出心目中城市的地圖



1



2

魅色台灣成果展

URS127

三年前「魅色台灣」從零開始展開了旅程。這段旅程緣起於2010年得利塗料發動的 Let's Colour Project，一個全球性的社區塗刷活動。目前，全球已經有超過42個國家參與，累積了超過272個案例，數目還在持續增加中。為了讓 Let's Colour 魅色台灣更具備「在地精神」與「台灣特色」，我們結合了「色彩改造」與「社區營造」，讓民眾主導自己的色彩計劃，專家從旁協助；透過在地的眼光、在地的思考和大家的雙手，用色彩改造生活環境，創造更有魅力的生活空間。

- 1 魅色台灣的旅程，讓我們用雙手一起改變生活環境
- 2 司馬限部落改善成果

艋舺大道沿線空間 色彩改造計畫

上色吧我的社區工作坊—— 艋舺大道色彩堡圖



為推動老舊社區再生活化，鼓勵社區參與空間色彩改造，自今年度起辦理「艋舺大道沿線空間色彩改造計畫」，該計畫係於萬華區主要交通幹道-艋舺大道沿線舉辦社區環境指認及色彩改造工作坊，藉此引動社區居民參與公共溝通討論並期透過色彩軟性手段改善社區整體印象，保留在地紋理及豐富居民生活色彩。

本案成果發表暨導覽活動內容包含色彩闖關遊戲及改造圍牆作品解說，將由萬華文史達人高傳棋老師帶領本次導覽發表，並與社區居民、志工共同進行開放式竣工銘牌之揭牌儀式；後續也將與萬華文史社區團體合作，結合周邊景點進行解說導覽，推廣運用色彩作品。

更新處表示，該計畫係為推動老舊社區再生活化，鼓勵社區參與空間色彩改造，針對萬華區主要交通幹道-艋舺大道沿線綠堤里、糖廍里以及和平里舉辦一系列社區工作坊，藉此引動社區居民參與公共溝通討論並期透過色彩軟性手段改善社區整體印象。

全案係採參與式社區工作坊進行，作品內容經社區討論、發想與設計轉化，以色塊表現社區過往遍植甘蔗之地貌，除了帶動居民對社區色彩的視野與想像，更透過色彩設計呈現社區記憶與文化；施作過程亦辦理社區學童及志工塗刷施作行前訓練，並於5月21日由大理國小師生、社區居民共同塗刷，再經在地志工接續補強協力完成「艋舺大道色彩地形圖」的作品。



1



2

- 1 師生熱烈參與【上色吧我的社區工作坊】行前訓練
- 2 彩繪活動當日之盛況

雙連蓬萊町, 在地綠生活 The Story of Life-Hello Green Life!

一個具有木材、打鐵特殊舊產業地景的雙連蓬萊町生活圈(寧夏歸綏街一帶), 如何購過創作設計, 進行綠生活的空間營造, 讓地區活化再生呢?

地方故事X手做體驗X空間營造

以動態影像的展覽, 集結在地居民所發現的空間角落影像, 訴說雙連蓬萊町聽以前到現在的空間故事。提供木材、鐵製五金廢棄物與綠植栽, 一同發揮想像進行手做創意, 讓舊五金產生新生命。舉辦綠生活東兼營造地區工作坊, 在生活圈當中選了三處空間角落(摸乳巷、打鐵街、歸綏街)並利用設計, 讓這街小空間裡被綠化, 以及一同創作美好生活環境。



以金屬等廢棄材料, 體驗金工製作



以木頭等廢棄材料, 製作綠化盆栽, 為廢料帶來新生命

混種現場

「混種現場 On Site」 是一種概念、一種實踐。

在二十一世紀所見到的藝術呈現，「混種」就像是上個世紀初眾所周知的拼貼技法是最具革命性的形式創新。混種藝術之所以引人入勝就是徹底推毀藝術形式的界域，逼得舊有的藝術表現形式也自動繳械。

在這樣的概念之下，音樂、聲響、影像重新組合為一體，必然發生多重的閱讀。因此，混種現場是一場三位一體的變貌饗宴，藉由變貌只為了質疑一切呈現的理所當然。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策略，有意識地抗衡某種約定俗成的形式語彙。

如果舞台演出是璀璨的結果，那麼這些日常生活場域即是文化還有能量積累的起始點；創作的一切源自於生活，因此我們把混種現場拉回街頭。「混種現場 On Site 2013」特地選了四個環繞在師大台大周圍的溫羅汀街區，也一直默默在累積蘊釀文化的場域：尖蚪、永樂座、立方計劃空間以及睡不著咖啡館，為其量身打造不同的混種實驗。我們邀請聲音藝術家以尖蚪的餐點及場域作為發想，用劇場的形式融合出一系列兼具聲響、味覺及視覺的佳餚；在永樂座的「你的字句，我的聲音」文字採集計劃，由藝術家以聲音、樂曲之方式重新演繹演出；而在睡不著的「音像大師工作坊」，及立方計劃空間的街頭演出，也同時重啟與場域的對話跟關係。



「混種現場 On Site」現場



1



2

- 1 辦隨著台北的暮色，活動將至高潮
- 2 夜晚燈光明亮，表演依舊熱力不減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分享會

圖／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協會

透過藝術，讓居民更有自信、快樂、且充滿笑容。

「瀨戶內海國際藝術季」利用文化藝術打造地區，從地方文化的重新發現與活化歷史資源作為一個樞紐，創造一種全新風格的旅遊，重新體會土地之美。其中永續的精神重新開啟了居民對在地歷史的體認，讓人深刻感受到文化的熱度，也同時溫暖了大地與海洋。

2013「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以「海洋復權」為主題，分別於春、夏、秋三季舉辦，除了第一屆的展覽場地，今年也增加了本島、沙彌島、高見島、栗島、伊吹島5座島嶼，並依季節開放。

戴開成研究員：「亞洲藝術平台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北川富朗策展人不是與個別的藝術家接觸而是與不同國家的策展團體合作。今年的討論議題是亞洲如何共同面對全球化。亞洲各地要一起面對亞洲的共同問題，其中藝術是一個鮮明的啟發，而飲食也很重要，因為飲食取材於當地並反映各地的風土與飲食文化。」

「上下游新聞市集」料理研究員郭美如(Miru)以麵線煎、白北魚羹、五味章魚、滷肉飯、白菜滷、苦瓜封、米苔目、粉粿等臺灣料理代表團隊參與「亞洲廚房工作坊」。秘書長丘如華表示：「瀨戶內藝術祭不只是單純的藝術展覽，而是一種長期的社區營造，透過不同的料理方式交流，更能深入社區。」

西澤立衛為福田小學規劃再利用計畫



「藝術不是唯一，藝術是人與土地的催化劑，瀨戶內藝術祭讓居民感受到自己是藝術的一部分，這完全不同於到美術館中看藝術品；瀨戶內海國際藝術季連結了當地的風土民情，凸顯了當地的文化與農食，透過藝術，讓居民更有自信、快樂、且充滿笑容。」丘如華秘書長表示，這是此次參與策展最深刻的體會。



1



2

- 1 藝術家林舜龍先生以台灣的棋盤腳樹漂流木創作的作品
- 2 藝術家王文志先生在 2010「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的作品：「小豆島之屋」

發現老台北懶人包——私塾導覽活動

Village Taipei

老台北，有很多我們似乎有點印象，卻又不太記得的過去；我們將老台北的資訊打包，在短短2小時內收到包羅萬象的老街區大集錦。由專業達人帶領分享，參加者可以親身體驗深度瀏覽街區，快速上手、打包路線，穿越了人文時空，或許會有意外的發現！

第一彈 大稻埕續遊記

路線：以圓環、茶葉、布行、迪化街南街貴德街為主

由大稻埕土生土長在地人帶領大家認識過去與現在的大稻埕街區風華，不論是最古色古香的傳統仿巴洛克建築，還是在地的產業打拼致富的故事，台灣即將消失的老活寶，活生生的產業博物館就在大稻埕街區中。

導覽老師：邱翊

生長於大稻埕，圓環文化工作室義工。提供最豐富的大稻埕地區美食介紹、活動攻略、交通地圖、史蹟景點，每月第四個週六舉辦大稻埕中文、日文雙語導覽。



1 左至右：第一彈 導覽老師邱翊、第二彈 導覽老師高傳棋
2 西門町巷道



第二彈 西京淡水河艋舺新時尚

路線：從河畔走來——

西門町與城中區的潮流老青春、青春老潮流

台北城西，有一座繁華文明的古城，從清代艋舺、加蚋仔到西門町，日本人稱做萬華。艋舺（monga）原為凱達格蘭族語，有「獨木舟」之意。艋舺以南靠新店溪稱作「南萬華」，早期又叫「大迦納」，意為「親水性」，忠實表現當年凱達格蘭族賴水維生的生活型態。而「北萬華」，則是台北流行文化最佳起源地。

導覽老師：高傳棋

台大地理系畢業，家族世居萬華300餘年，總是用故事來畫地圖。熟悉萬華地區大街小巷，導覽時，把歷史脈絡融入生活體驗之中，不論何時何處，講出來絕對讓你驚訝不已！



第三彈 臺北盆地中消失的水痕跡

路線：用卡打車體驗臺北盆地中消失的水痕跡

臺北盆地原是森林沼澤，在清朝年間，因水圳的興建，轉變成為水田埤塘圳道交錯的魚米之鄉，民國之後又成為政治、經濟、文化匯集的都會城市。隨著都市化的腳步，原本灌溉良田阡陌的水圳紋理，經填土加蓋，日漸在城市叢林中淹沒，水路在歲月的流轉的軌跡中，只留下彎彎曲曲的巷道，及斷斷續續常民生活記憶的遺跡。

導覽老師：梁蔭民

在大安區學習、居住、工作四十年的文史工作者。用人文眼光看生態的觀察者，常被叫老師卻自評是在學習中的學生，可以跟你談台灣史地的「港仔」。被總統掛上勳章的資深急救教練，為受刑人家庭奔走的開創者。



第三彈 導覽老師梁蔭民



1



2

- 1 興城街上的零件店
- 2 第四彈 導覽老師葉倫會

第四彈 再見蓬萊町

**路線：沿寧夏路大同分局水牢周邊出發，
行經舊時柴寮仔、木材街、打鐵街區，
如萬全街、赤峰街、興城街、華陰街、太原路等**

曾經傲視全台經濟發展的大稻埕，除了繁華的永樂座之外，周邊的蓬萊町更是當初勞力密集工業重要的群聚地，當年以群聚密集的柴寮仔、木材街、打鐵街著稱。民國六、七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後，大量中南部北上打拼的移民落腳於鄰近的太原路，經營五金產業、零件、材料銷售生意，形成一片欣欣向榮的工業發展榮景。然而隨著產業轉型外移市郊，師傅們多屆退休年齡，在缺乏第二代接手的狀況下，街區老態畢顯，這極具特色的台北工業製造街區，很可能會逐漸消失在你我眼前。看見老台北製造加工產業發展興衰，傳遞老師傅年輕時奮鬥的精神，也一覽台北創意產業工具箱的現在進行式。

導覽老師：葉倫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現為大稻埕逍遙遊導覽義工，大稻埕老街攝影巡禮導覽義工，每月帶領5場台北不同區域導覽，並分享於個人部落格，目的是找尋台北的美麗，追尋台灣的驕傲。

老台北之大稻埕

圖文／蔡學亞

那樣的紅燈綠酒，風華絕倫， 那樣的台灣民報浪跡街頭。

2013年5月18日下午四點，人聚集於寧夏路一號，渴求這灰色城市一些美好的可能，跟著可愛啤酒肚—邱董的腳步，在嘩啦啦大雨中奔踏舊時代的水花。眼前的建成圓環，在四通車水馬龍中孤獨凝望，模仿巴黎凱旋門的放射狀設計，日治的防空蓄水池，民初的小吃喧嘩，歷史的迴旋舞裡，我們都曾經是她的舞伴。

朝陽公園旁，是有記名茶，從來不知有這古色古香的空間，似若存在於<<臥虎藏龍>>的涼亭中，攤開手心，縱情呼吸，就在濃郁的茶露中浪蕩而凝沉沉澱，朦朧之中望見茶行第五代傳人好帥!! 說著一口茶經，少女情懷在炭火中奔騰。

一樓是店面和廠房，二樓則是品茶聽國樂聽雨聲而可以靜心浪漫的角落，為此寫一首詩。

直走至延平北路，據說1930年代酒家林立，大千百貨在此，蔣渭水的大安醫院在此，那樣的紅燈綠酒，風華絕倫，那樣的台灣民報浪跡街頭。

大千百貨轉彎是南京西路，有一座廟—法主公廟，在都市叢林拼命長高，令我想起之前看的動畫片<<呼魯HUHU>>，也許雲上的神仙正在嘆氣，信仰與崇拜被資本主義與現代進步淹沒。

廟的對面是228事件的起始點：天馬茶行，鬥爭的民怨開始革命名的一連串，而我們這時代的革命又會從何而起呢？



1 華麗的歐式建築立面也是大稻埕的特色之一
2 法主公廟



當時的「台灣民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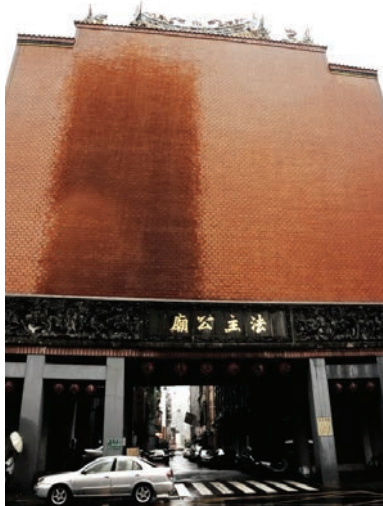
來到永樂市場和城隍廟，市場前好像是假的古蹟，邱董半玩笑半生氣的說著有人不明就裡的說「這是留下來的古蹟」，是不是很多事情「假」久了就變成真的，所謂真真假假到底有多少人親眼目睹？急著去貼上標籤去定義都只是盲目的追隨，煽動那些爆炸的內心。

走著，西寧北路上有些寂寥，但可知，曾經<<望春風>>從這裡瘋狂傳唱，寫歌的人—李臨秋，就住在這房子裡，還保留那時代的一磚一瓦，那時代的生活起居就在裏頭真實呈現。

平行街道過去是貴德街，狹小空蕩的小路上，莫名保留些懷舊建築，這條街是台灣第一條現代化道路，有第一支路燈，劉銘傳走過。狹小的路上，小雨滴答滴答落在「慢」字上，緩緩滑過，而

路上的一切也慢慢得走著，去渴望路上的人也在這漫漫的心沉。

終於，我們這一坨人，在堆雜的美好中微笑，在城隍廟前說再見。



沒有賞味期限的西門町

圖文／蔡寧

日子一天一天逝去，
留下來的，是否屬於這個城市，
還是城市早就背叛於它？

漠視與矯飾，
無法改變時代的座標，
歷史以自己的方式衍續，偶爾驚險，
它們是那樣的不起眼，脈搏卻鏗鏘有力！

時間變得太快，來不及熟悉又馬上陌生，
還好，
歲月的年輪深劃在兩億的國度 — 記憶與回憶。
只是千尋之旅才要開始，
起點卻在秘境裡的角落，
癡情等待意外的春風…

巷弄裡、華廈中、路邊攤，
老的、少的、小的與坐飛機來的，
都在此沒有交集的呼吸著。

流行，是這裡的信仰，
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們一向賴以定奪的族群與文化、邊陲與主流，
原來都只是命運的轉彎，
不是結局。



1



2

- 1 算命的小店
- 2 西門町隨街可見牆面貼滿著貼紙與海報，充滿特色



夜晚充斥著燈火通明招牌，各式燈色閃爍是西門町的一大特色

企圖把自己與西門町的前世今生做一連結，
帶不走的，就讓它習慣寂寞。
或許百年孤寂後，
小王子在不經意的迷路中，
發現，無國界的疆域裡，
有著
青春老潮流、
潮流老青春，
的生命力。

只要探索的心永保新鮮，
歷史就沒有賞味期限。

追尋城市發展遺跡

圖文／許廣僑

榮景隨著時光被人們給遺忘，但故事還是會繼續發展下去

這次透過梁蔭民老師的帶領下，讓我認識到城市裡快被埋沒的故事，此刻正是台北溫暖的午後時光，大家坐在台大校園裡聽者梁老師敘述著「水圳文化」，不久後大家便帶著好奇心走訪各處的水圳遺跡，近百年的水圳工程脈絡，當然不能透過短短幾小時內消化完全，但聽了梁老師講述了不少故事，仿佛真的隱隱約約感受到當時的時代情景容顏，雖然榮景隨著時光快被人們給遺忘，但故事還是會繼續發展下去……



溫州街 46 巷口瑠公圳的活化改造工程



1



2

1 芳蘭大厝前，老師講解著過去的歷史記憶

2 台大校園裡的宿舍前，老師導引著大家尋找水的蹤跡

如梁老師所比喻的，水圳與捷運的發展是一樣的道理，只是這座城市發展下去會再多一條捷運線還是再多一棟高樓還是商場，除此之外還會有什麼？城市的品質是為了生活還是要被消費而發展的？那麼遇到遺跡是要煙滅它還是活化再利用？

途中的溫州街46巷口瑠公圳的活化改造工程，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都市遺跡活化改造的模範例子，它是台北市僅存的一個未被加蓋的段落，活化改造後仿佛像條乾淨的小河川，讓人經過這裡就感受到城市裡難得的舒壓感，「塵喧中的一片寧靜」我想是最適合形容這裡了，居住在這裡的里民應該以這裡感到驕傲，相較之下現今的房屋價值都以交通便利來評分，近幾年政府的都市更新口號除了改建以外有沒有對小河川的運用來納入市民的生活緩衝空間為考量呢？想必河川是難以進入城市深處，但遺留下來的水圳是不是一個很好運用的條件與機會，只可惜台北市所剩的幾條水圳遺跡都為了都市發展而被加蓋了。

還好社會上還有這位令人尊敬的梁老師能夠完整的敘述城市遺跡脈絡故事給我們年輕人聽，在現今是失控進步的同時，而我透過梁老師更能夠感受到城市逐步發展的樣貌及省思，對我更深的感觸是，老師一路走來，是獨自的探索，沒有教課書本、沒有前輩們教導，一切都是透過蛛絲馬跡挖掘片段的線索而串接出來，想必這是要非常極大的熱情才能開挖下去，深感佩服!! 最後非常謝謝梁老師以及這次的主辦單位。

秋天午後的蓬萊町火花漫步

圖文／楊于嫻

秋天的午後，正是散步的好日子，
不太熱情的陽光配上徐徐微風，
好不愜意。

今天在即將變成「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舊大同分局集合，所以特地開放平常不對外公開的『水牢』讓我們參觀。牢房以扇形為排列方式，從中間的監看台可以清楚看見每間牢房中的狀況。犯人不乖的時候就會請他到一旁地下的水牢關緊閉。在大小大約半坪，高度只有120公分，一片漆黑的水中封閉空間，我想不管是誰，應該很快就會『想清楚』。

這次的導覽葉倫會老師說，這附近以前是著名的木材行和集散地，所以又叫柴寮仔，所以寧夏路上的路燈就以木頭為主要材質的設計，來紀念這一段過往。



牢房以扇形為排列方式

今天國寶級的老師傅休息，正在打鐵的是個帥氣年輕小夥子。瞧他熟練地將鐵條，重複著一連串的高溫炭火的冶燒、錘鍊出形狀（腳踏機器搥打）、放入水中降溫淬火的過程，三兩下就變成建築用釘樁。

轉個彎，就是我從大學就熟悉的太原路，以前作模型的時候，太原路走上一回，除了讓人滿足需求，還能刺激出不同想法!!! 各種塑膠製品，舉凡各式塑膠管、塑膠軟墊、塑膠硬板在這邊都能找到！

這次的導覽，認識了蓬萊町也想起高雄的鹽埕埔，有著類似的街景。但相信這只是著美麗的開始，更多藏在街角的深處，是細細咀嚼後才能瞭解的滋味。



興城街內鐵廠零件廠一景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重頭戲—興城街。在歷經時光的流逝和產業外移變遷，本來是幅員廣大的蓬萊町中，林立各式五金、電器材料行和各種小型加工業，漸漸且聚集在不算長的興城街內。所以走過一條興城街，可能就可以快速地滿足設計師各種不同的需求。不論是各式大小電機引擎、不同尺寸的彈簧，金屬件的沖壓、焊接、切削等等的成型方式，都可以在這條街內完成。

週末的下午，伴隨揮汗如雨的神師傅的是一銑床機和金屬摩擦出的火花和尖銳的聲音，感謝這些願意將傳統技藝傳承下來的師傅，讓我們依然擁有著可以小量且客製又快速的設計空間。



垃圾桶可以看出來古今師傅的喜好，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都市再生的 20 個故事

強調以符合永續發展的原則，
提出一個地區的經濟，
社會與實質環境的整體改善行動。

都市再生的 20 個故事是這本新書裡的十個國際大都會從困境中翻轉的案例，這本書以台灣的都會區為立足點，選取對台灣有所啟發的案例，以深入淺出的文字，述說了世界十個主要城市的 20 個都市再生的故事，這些案例背後均隱藏了世界的潮流以及進步的價值觀。

從 1985 年迄今，「都市再生」一詞出現，逐漸取代了關注範疇較狹隘的「都市更新」都市再生與都市更新的基本差異在於，都市更新較著重於實質環境或建築物的更新與改善，而都市再生，則強調以符合永續發展的原則，提出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與實質環境的整體改善行動。

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下，主要城市的中心商業區被視為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市中心需要建設成為吸引企業以及相關高階服務業進駐的環境。因此政府的都市更新，已不僅是硬體的建設，而是城市總體發展策略的一環，有賴軟硬體的配套與整合，並且重視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指導舊城更新的基本理念從目標單一、策略內容狹隘的老舊都心區的都市更新逐漸轉變為目標多元，內容豐富，更具人文關懷的都市再生理論。本書的許多都市再生故事，就是這段時期的各種城市治理多元原創的實驗結果。

綜觀歐美日各國推動都市再生，都隱含了 6 個關鍵性課題，包括：

- 1 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
- 2 城市的願景
- 3 城市的智庫
- 4 新形態的民眾參與
- 5 創意行政與公私部門的合作關係
- 6 創意經濟

本書的故事以這六個關鍵性課題為大綱，整理出 20 個故事。



都市再生的 20 個故事，提供了十個國際大都會從困境中翻轉的案例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2013 台北村落之聲 大台北村落

發行人 林崇傑

總編輯 林崇傑

專案執行 蔡明穎建築師事務所

編輯 江潔維

美術設計 洋葱設計

出版單位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8號9樓

電話 02-2321-5696

www.urstaipei.net